



23125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五



傳

熊長君傳

君諱高字時仰姓熊氏先世楚人祖友晨始徙閩
 之邵武為建寧人十一世而為教授月洲公諱某
 君父也君為人忠厚孝謹能引義自重少思以文
 稅自奮拔迫教授公老付以生事未卒學也然有
 節槩重然諾大為鄉人所信教授公苦痺病不良
 於行君時其藥物而掖搔之力致所親者與相晤



次賞齋

卷之二十五

言而忘其憂數年不少倦教授公庶弟友晟生三歲而孤愛之甚臨終語君曰先人以汝叔屬我吾歿汝其探籌而分財令吾有以報地下君滄泣受命輒以負郭腴田歸叔氏而自取其确者久之叔氏疾革謂君曰吾往矣以是藐然之孤能無暴露乎君泫然曰是在我乃以前所卜吉壤奉其喪葬焉平生治家人產毛密無遺筭至賙人之急出貨力如棄糠粃有來市粟者甫議直未入也而價忽踊其人請辭君曰價可易吾言不易也卒如約歲

庚寅邑大饑道殣相望君見之咨嗟流涕曰人餓且死吾粟陳陳欲何爲旋出所積千餘石飼之當是時富人方擁粟異爲利自君以高訾倡爭相慕效出粟者至二十餘家所全活不可勝數有司上其事於朝 詔賜承爵郎并樹楔旌之所知爲豪有力者陷以罪親舊旁觀相仗莫敢救君獨挺身調護卒脫之於難久之二子任戴冠君且老矣因盡謝他事而壹督之學嘗曰若藉祖父業幸無寒饑儻不刻厲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遠近賢豪過

門講義君醜酒擊鮮厚與爲禮曰吾老不足以奉
教其有以幸吾子其知所重類如此居恒教子溫
溫誨誘間以意微感之不事訶朴其待僮僕也亦
然家人蒸蒸雅飭其孝謹率如君不衰萬曆庚寅
年六十有八卒至今里父老詔其子弟曰非熊君
之行誼無以法其窮獨者曰自熊君歿而吾無所
仰以爲助君非有名位動人而能使人思之不忘
其有以也夫子禎祺皆太學生祺有文行與余游
論曰世之擁高貲稱素封有不能竟其身者至二

三世而不失者未之見也富貴之不可久恃亦何
足異而世率枉義挈挈以覬必得其偶得之者又
錮而留之惟恐其失也君仁心爲質推已濟人畧
不爲恡惜非賢不能余嘗撰士大夫之馴行而布
衣之以風誼著者以爲難得也而尤亟稱之祺言
其父事行甚備問其鄉之游此者乃以爲良然故
余次於篇

少司農王公傳

公姓王氏諱之垣字某號見峯始自瑯琊徙新城

至某以明經爲潁川王教授生重光嘉靖辛未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叅議采木川貴卒於官贈太僕寺少卿配劉封太淑人子六公其次也少赤貧與伯兄自力於學癸卯太僕公以工部主事理呂梁洪教授公就養邸中課公文泣下或問之曰兒異日必貴恨吾老不及見耳時諸弟皆幼顧而屬公曰若其善視之踰歲歸補邑諸生戊午舉山東鄉試第七人亡何太僕公卒于貴陽偕伯兄徒跣之京師祈卹典會分宜當柄非重賂不行公嘆曰

吾倘有立他日自能得之以非義博 上恩非孝也卽日歸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輦母太淑人以從昕夕膳飲必手進卽政刑亦稟命焉楚故輕悍好訟公察隱蔽督姦彊訟爲之清它郡獄疑滯多以屬公甲子分典湖廣鄉試得雋鄺祖禹等七人遼王不法撲殺郡吏雷大夏御史下公鞠之置王左右陳廷璋等十四人於理王不悛竟錮高墻國除丁卯 穆皇帝登極公績最召授刑科給事中疏安民固本四事北虜陷石州東危昌

所賞 卷二十一
黎 詔廷臣陳邊事公有重責實圖後劾疏時議
以爲篤論尋擢禮科右戊辰轉兵科左偕禮部員
外郎今大司馬蹇公冊封鄭藩遺贐却不受擢禮
科都給事中上疏言得失以激切忤 旨奪俸者
再念違太淑人久 請假東歸庚午新鄭入秉國
卽家起刑科都給事中進 聖功圖基命錄皆留
覽某給事中以論華亭公不當謫戍新鄭亟援之
使所親道意公曰某亦惟公論是聽新鄭不能強
也蓋華亭公旣謝事有望風欲摘其過者公力持

不可德平葛端肅公亟稱公言得體事乃寢辛未
擢太僕寺少卿三月轉鴻臚寺卿鴻臚率異流積
資爲之上下饋問儀節廢闕公申舊章絕私謁朝
儀肅然甲戌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資望當開
府出矣有宋某欲得其處以情懇公力讓之羅某
又援宋事爲言公再讓兩人皆擢巡撫去而公竟
改南太僕寺卿南太僕署越在江介公著游瑯琊
記於馬政三致慨焉頃之轉北太僕丙子擢順天
尹諸輔邑苦勢家侵占影射徭役日繁公嚴編審

裁冗濫民始有瘳欽天監故有候氣密室歲久廢
學宮亦就圯緝治之費皆千金丁丑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楚遼闕五方亡命易蔽匿爲
奸公嚴其令格而馭以鎮靜其治大方在察吏安
民民大化服黃梅舉人某以毆知縣置化外舉人
名能文楚縉紳多爲解者公曰有三尺在吾不敢
私也卒不聽景王故宮火偵者誣德安王同知張
通判燕客所致詞連何生字度欲重坐公知其枉
也屬李憲副率縣官入視無跡皆得免朝 旨捕

妖人魯光兵備道繫塗人令誣服翼以市賞獄具
公劾罷兵備乃已其寬嚴持大體皆此類已卯三
品滿加正議大夫教授公太僕公俱贈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祖妣沈盧妣劉配于繼路皆淑人蔭子
象賁官生庚辰擢戶部右侍郎壬午督京營戎政
就加正議大夫資治尹二代皆戶部右侍郎綸音
三錫公顯揚至意卒乃大酬云明年轉左奉 命
督倉場疏乞歸省部予限六月例亞卿去輒補無
虛位待者茲異數也甲申再予限公固以疾辭乃

得在籍調理病痊召用之命公年適六十矣而太淑人劉安公養益善匕箸是歲公羣從子姪一以寧晉令一以保定守一以江西觀察使一以陽城令大計入 覲兩弟並以尚書郎過家朝太淑人堂下更上觴爲壽鄉人榮之公都尊撫歸衣服食飲無所芬華若人以急歸推財赴之無顧惜意創祠祀收宗族睦鄰保振窘乏卹孤寡除塗梁歲歲行之無勸曰吾先人之所以望我也處其子孫不以佚曰所以使若守吾先人之法也先是諸子弟

就學每出計道里近遠刻時日無敢違傳呼會課則各從受業師至公坐其師於堂諸弟子受簡廡下香燼而文不就師弟子廩廡若無所措故相感厲學問挾所有校於有司常出衆上自戊午辛酉而後弟子從子孫舉於鄉者十四人壬戌乙丑而後成進士者十人 恩選者三人當是時王氏之科名彬彬盛傳於世矣長公英多焯烈以功名自喜一時邊徼功甚著公戒約之取能舉其職而止次公發姦摘伏精於吏事則壹以寬爲瑱規至季

公不以少子緩於教以故敏而能學文名奕奕聞
四遠語云是父是子觀公之門益信生嘉靖丁亥
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十九日享年
七十有八元配于繼路皆淑人子象乾兵部左侍
郎總督川湖貴軍務象賁戶部員外郎象晉進士
孫五與耔與瑞與齡與胤與繩曾孫二士勲士瞻
太史氏曰楨榦維邦必徵信於喬木羽儀閭里恒
資範於名家紳芾奕世旣難縷數功言踵美抑又
罕焉世所稱三山之林蒲坂之揚纍纍晨星無多

屈指何況兼二立之業擅千秋之名祖孫父子迭
相雄長者哉新城之王譬之南金竹箭代供天府
而繩前啓後莫盛於少司農公夫記德之史褒功
之詔傳信於天下史氏職也故余特著於篇

旌德周氏家傳

歲己丑余備員史局旌德毅軒周公方丞南京兆
時旱甚畿輔間饑疫相仍死者以澤量公抗疏請
賑於朝余讀之蓋淫淫淚與俱也而當事者靳不
爲動余奮曰公之所爲請命者吾鄉之人也而可

戶賞齋 卷二十一
漠然已乎力言於司農乃發五千金賑輦下二邑而餘格不行然公之加意於民大都類此矣未幾乃以予告歸又未幾而公且卽世余交公久稔聞世德乃爲作家傳以明公之所自周世家饒州其徙旌德也則自晚唐始十二傳而諱真者遭宋亂以進義副尉守本縣禦元兵戰死其子復徙南衝村又五傳至祥榮公以孝友聞性蕭遠多吐棄世故日從羣兒嬉有識者謂其風塵表物也祥榮生伯諒字子信少警敏能文辭負大志終以貧不具

養授徒爲塾師母苦河魚淹數年侍牀褥如一日衣必身浣濯以爲常父衰不良于行每身爲扶掖執二喪毀瘠幾不自存然不以哀廢禮晚節行益孤絜有司欲以賓禮致之謝不赴久之用老壽死一子志德字達夫周自志德公益興穰穰稱素封之家矣志德公有識度中不設城府見不善輒面指數之人有忿爭不決常以一言別是非往往謝服而去以此稱長者歲稔出穀輒減其直逋負不能償則焚其券逮邑饑煮粥以活饑人甚衆推至

勾萌喙息罔不以意愛護之其天性也生子世祿是爲贈御史公贈公字尚功爲人孝謹視先世彌篤自王文成公倡絕學海內響應之起宛陵者首公爲學以求放心爲宗始廩學宮名藉甚四方來學者終三十年未嘗入一艇童僕偶摘傍舍蔬公怒曰可不謂穿窬乎斥僕覆其羹道拾遺金不發待遺者不至復置其地而去假館郡城太守下館人獄非其辜公白而出之館人謀以報公者公不許異日密以一姬侍公厲色拒之遂辭去學使者

校士錄公高等而殿汪德懋將奪汪廩廩公公曰世祿文行出汪下而謬以一日長居其上且汪貧請仍以廩汪固請不許卒私以廩金歸之他如賑乏撫孤不可更僕數會 莊皇帝覃恩以子貴例得封公餼學宮久思以一職報稱竟辭封而應貢鼓篋走都門卒於邸子疏請遂得贈御史如子官後十八年而子希旦由御史累遷南京兆希旦學者稱毅軒先生字汝魯兄弟五人公爲長生而廣穎豐頤持重不妄語笑十三能屬文一日病疹且

篤忽室中轟然有聲家人相顧錯愕公醒謂人曰
適有金甲神易予骨以去痛不可忍頃痛定而病
亦愈自是肌骨豐瑩神亦大王乙卯鄉大比士公
卷以數盈不得錄擲于地未幾復在几上如是者
屢同考官駭甚以自主試潘公潘曰是必世德之
家亟錄之壬戌成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公以丰采
最一時然總之持大體不事繩削故人多畏而愛
之丁卯 莊皇帝立召拜陝西道御史時國家恬
熙久 上多游幸曠經筵公首疏崇正學養 聖

躬辭旨嚴正 上報聞幸太學賜金幣時新鄭相
恃宮僚舊恩大恣肆公劾其無人臣禮并劾其黨
某某直聲動一時無何以外艱歸庚午新鄭還相
攝冢宰事人多爲公危之未幾新鄭果請察科道
官異斥異已者非制也公得報聞住大洲趙公力
救之不免公家居門庭蕭寂垣屋不蔽風雨而意
常宴如萬曆初新鄭罷臺臣爭言故權相所斥宜
召用 上還公浙江道御史公受特知益奮發自
效請罷內閣定大峪山議劾撫臣某不忠請止入

賢正士習疏三四上時扈駕幸西山賜金幣者再侍經筵賜宴以資深掌河南道大察持論侃侃人多其公奉勅巡視京營上選將練兵四事三月而稍遷南尚寶卿南曹務簡日從諸名公論學丁亥遷南大理丞平反多當戊子轉應天府丞攝府事直旱乾疫癘盛行籲天以祈天迺雨疏請發例金二萬賑屬邑度支不能盡從僅僅給四分一耳公多方裁割爲粥與藥以贍之僵臥之人得有起色實公之繇京兆衡錢穀出入吏胥率高下其手公

下令釐舊弊出入如衡居庭稱無事無何給諫某以干謁忤意謀中公者而不得迺以年至論公一時同論者則大司徒王公友賢御史大夫耿公定向奉常郭公東皆先朝碩望也或勸公出給諫書以自白公不應竟疏乞骸骨與三公同被旨致仕歸田杜門不涉世故郡邑大夫翼一望顏色有不
得公蚤年從大父聞良知之旨復嚴事鄒文莊羅近溪兩先生他如周都峯沈古林皆相友善不標立門戶而與道委蛇可謂不愧家學者性至孝宛

俗惑堪輿家言高曾而下俱在淺土公傾訾得善地厝之不取絲粟助於昆弟也其治墓與廝養共拮据櫛沐風雪中無少休塋大父夕雪益劇公結茆栖柩傍虎咆哮至環茆走而不入人以爲孝感云公歟歷中外夢寐在丘墓比歸則修譜牒構祠堂置祭器若皇皇不及爲者族篋人舍焚公爲其居食計得不轉徙婺婦苦節而以孝聞公白郡邑旌之歲給粟帛終其身凡先世執友存不令有寒饑亡不令無棺槨其厚多類此丈夫子二文澤文

溥孫七廷材廷棟廷機廷標廷楷廷柄澤應選貢溥爲諸生有聲諸孫皆翩翩仕族之佳子弟也史氏曰古之祭者必先河而後海蓋重本也周自祥榮公而下施不斲報善不近名者蓋二百餘年其細縕勃發於京兆公豈一日積哉一洩而人載其德如挾纒然蓋源流深遠矣迨按其吏業所嚮不滿十載其積也久而其施未究公之橐而遺於後人者又未艾也老氏之言曰保此道者不欲盈余且日翼周之興已

薛童子傳

童子薛氏鳳陽亳州人名大春字元初小字王九父鳳翔鴻臚寺序班考功郎中蕙世稱西原先生其王大父也鴻臚仕燕母李感異夢而生天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會却統綺不御寬衣大履氣宇嶽嶽卽髻鬣之中知其非凡子矣三年從鴻臚歸省雅多病口喃喃誦佛名不休七歲忽問母曰吾小字何以曰爾善病王氏故多男令以客兒養之耳曰王家郎能自致不死乎李曰不然曰若亦

死吾何托爲聞者嘆其奇是歲受業外傳羣兒間爲戲童子匡坐自如卽強之拒弗從十歲通西極化人之言未見內典諸書而語皆懸合時隨鴻臚入燕經古賢遺墟嘆曰偉哉丈夫且以一杯土供樵豎之遊乎世間事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見老莊及維摩圓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嘗曰詘二氏者未覩二氏也然亦未覩孔孟第能發明自性何論同異是歲八月鴻臚部屬夷出塞上從歸里劬書彌甚夜漏四刻下不就枕李慮其孱弱

止之曰父日夜望我不勤是遺其憂也李譙讓不
已乃匿燭牀下候李寢起讀如初自此豁然心開
慧辯無礙語次舉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無物
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具或問
考功未發之義欲知未發當會已發者曰性一耳
誰爲未發誰爲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必待已
發又成擔閣矣或問花鳥草木皆可見性否曰何
待言然纔涉擬議是識非性問者率茫然失對而
去一日聞花香說偈曰非動非定非淡非濃聞之

滿室攬之還空其胸中如春盎盎遇物成容皆此
類也郡中詹楚埜廣文爲時名儒童子從之游步
趨語默常得其意旨詹甚賞之戊戌二月夢大士
導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
曰急尋汝歸路也亡何一鶴從空下齋前童子手
撫其背鶴亦若素所馴者人皆異之且病病中所
論皆出離生死語久之疾向危舉家掩泣童子語
鴻臚曰何痛爲人生四大假合我非真我也繇父
觀之且得爲真子乎總之妄見耳況我未生前父

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從何來幸自解因正襟趺坐而逝歲己亥五月五日也得年財十五太史公曰古之稱夙惠者不少矣然未有如童子者也其去來如雲影谷音無少繫着其酬對如伽陵方雛聲壓衆鳥何其奇也竺乾之學高明者率侈談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沈酣於其間至臨死生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童子顧能之何歟非其性現根熟而然歟昔許玄度崔彥武之再生謂爲乘願而來也童子豈其類歟以此知一念之力如金不改雖百煉而性存者也

萬純齋傳

往余庵廬在委巷窮絕處丙戌歲純齋君來訪時游從稀簡殘雪山積擁被趺坐續葦以燎窻紙忽白者不知幾信宿也所詰難反覆往往窮微極深世論所不到一二勝士傍聞之如鼎中之變足饜饑渴已而疑吝米釋一趣澹漠微獨能饜飽而已又當忘憂解愠心舒意閒而自以爲得也時余兩

人樂甚未幾別去後三四晤余於京師迨余歸以書相諮問不絕不謂君遽棄余而歿也君萬姓諱達甫字仲章別號純齋考鹿園公負文武才標望絕人於釋部玄宗極其宗趣與龍谿荆川念菴諸公爲綰帶交諸公愛君敏而篤親授道要而荆川令從孫一磨以經義相斧藻其淵源深遠矣故君爲子弟也父師稱良焉及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仕又能舉其職業而世推之以爲材少爲諸生一再試不售輒棄去嗣秩爲指揮僉事治艘築城

費省而功倍晉浙西運總時轉漕艱一大亡其粟率責償主者君建白簡旗卒懲奸梗追逋負及印運互更數事著爲令當事者交口才公俄以註誤罷巖居五載起備倭把總又四載晉簽署閩閩已長嶺東閩所至厚撫士無不人人樂爲用而不能厚黨援勤問餽故三政皆積歲始遷最後遷廣州防海叅將會二三蛋賊剽海上撫臣無張其勢博首功君曰若輩鼠竊一長纓可繫奚煩大兵爲意遂忤迨君解任去大發卒征之多戕樵餉冒功級

煩言嘖嘖始悔不用君策而業無及矣君性孝友事鹿園公母方夫人備極色養其歿也居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忌奠則徬徨涕泣眡始喪時無異也鹿園公遺妾無嗣君曲奉之以康其老事庶兄謙甫禮恭而恩篤從弟廉甫幼孤食貧君成就之者甚備卒以有立他所知以急告雖無贏餘未嘗不傾橐以濟也教子務依忠孝大節邦孚蚤游學宮諭之曰世輕武人不知書吳蒙刮目固讀書力耳汝勉旃暨邦孚簽齊閩率踐更卒入衛適島

夷蹂朝鮮國無成謀所募多烏合不任戰君條議製火器練水兵鼓士氣等事令邦孚上之樞臣鑿鑿中窾而開府萬公世德請于朝願得以邦孚爲樓船將軍援屬國是時邦孚舉子未而月也姻黨多難其行君毅然曰吾家世受國恩當捐糜以報安顧呱呱泣乎語未竟邦孚色動趣治裝行千里破浪橫戈虎穴則君一言力也君雖閒居念念不忘國自礦稅議起市魁翼中人摩牙吮血百姓愁怨君間語邦孚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顧中外久弛兵

汝曹詰戎待變乃其職也每接邸報視令下便否
爲憂喜時時動于顏面其忠愛如此年七十有三
病間點筆爲詩文超超玄着非涉死生之流也君
得父師之指授而旁通於古先生之書性現根熟
機鏘洞徹於諸行奚有夫千鈞重任也載以大鵬
之翼猶之毫末耳橫四海絕青雲上征帝庭而豈
與尺鷃校其尋丈哉然世所檢鏡余不得而畧也
鹿園公諱表中軍都督府同知邦孚今爲狼山副
總兵家世事行具余鹿園公墓銘不復次

太史氏曰宋王彭以將家子博學精練書無不通
乃子瞻之梵學寔自彭發之抑何奇也彭推見至
隱以自證使人不疑蓋吾純齋絕似之世之游方
以外者謂吐棄名檢爲無礙至聞者以相詬病而
道益不明觀行解兼備如純齋父子亦可無置喙
也夫

上園朱封公傳

自庠序貢舉之法行國論不及乎鄉閭之隱於是
挾材者始詘於浮華淺薄之言然獨患無材耳譬

之鎔金爲鍾卽未必震越渾鍠聳動遐邇而揚清播英詎必無所見哉若上園朱公是已公諱模字子範新安海陽人羈舛失侍遇母黨親輒涕下不禁見者奇之父竹亭公病篤刲股以進旣歿水漿不入者數日其夙孝如此是時公發憤下帷思以儒自見顧家仰賈而食不得已棄之攻計然之策伯兄商淮楚卽從伯兄淮楚而割貲季弟令修息武林季貲中訕廉棠邑淳樸可居復割若干緡予之頃之業漸起伯若季相繼捐館舍公爲周旋其

家政持緩赴急情款殫竭量諸孤之才分授以業年可就傳延名勝師友厚與爲禮久之並令通籍成均如已子迨諸孤能立悉其產中分授計簿於孤而身營護之不啻百方而公諸子亦嶄嶄見頭角矣謂伯季少而材可付以其業仲及諸孫令讀書爲士將托以其志嘗曰公稅九世同居道在能忍予意須公以主之公而能忍雖百世可也諸子終身佩其言前是公游淮楚間矢曰不得志毋歸也公有心計而善任人人爭爲之盡占所進貲什

伯他賈人於是魁然稱素封矣獨追念其父兄不置爲築一亭環以竹顏曰竹亭亭左右松楓夾之蓋松塹楓塹爲二昆別號也創宗祠時祓祀先墓侵於人與世久頽不治者復且繕之經費不減千百緡推范文正遺法爲田爲屋爲冢族之窶者始有居與食而卒有歸矣楚金沙洲受江漢之衝公梁而砥之衆賴以濟江潁暴骨山積哀其風銷水啣無已時買地坎而瘞之橋與塚楚人皆以朱公名而公不自任德也真州徙學濬湟與賑荒諸大

德人他人弗及也公年七十有四子三家寵家用家聘用卽中書舍人聘禮部儒士孫魯入黌校齒諸生者數人語在汪司空邵都諫金廷評銘表狀中不具論

太史氏曰少伯有言旣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公雖於世無所試然跡其施於家與鄉者其材可觀矣獨慨夫當勢處顯流其毒於人至死而人詬病之者何限其泯然以沒而不足懷於人者抑又多矣公無尺寸之柄而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藉

斤賞齋 卷二十五
令得辟舉如明興之初其所就當何如也嗟乎士
之懷琬琰而就煨塵者獨朱公哉

劉處士傳

處士劉姓名澗字汝江新安休寧人其先自唐學
士依仁世居縣前宋靖康末徙水南考古崖公某
妣王氏處士生有至性幼從里社飲輒懷果餌歸
遺其親里人曰是兒何異陸績耶七歲從塾師授
小學輒問小學與大學何別塾師不能對也十五
授經蕭山王某某微聞東粵之學與處士語間及

役率捐重貲爲倡微時所識有不給以公爲歸燔
券弛責不可勝筭公年旣侵一日慨然曰吾聞之
得而不止無義也失而不止無命也銜於得失欲
止而不能吾不爲也今止矣乃歸海陽築上園以
老焉扉靚牖血竹樹茂密與程孺人白首忻忻相
對每燕集諸子若孫曾環列或劍負兩尊人兩尊
人委蛇其間而出則與故人結觴詠之會談說故
事以時登眺爲樂年齡旣邁輩望彌尊鄉人無少
長賢愚無不歸德公者邑大夫歲請與蜡賓庚子

例授藩幕職明年以子家用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而配程爲孺人璽書至與公誕辰會里父老爭持牛酒賀公遍揖賀者曰公等請言乃公胡以得此乃公爲若受牛酒客言人人殊大氏多譽公善教而樂施好義而急因爲德種種公不謂然也最後有言公起餓人於死且掩骼埋胔恩及枯骨矣是宜有今日公頷之顧嘆曰是區區也者奚足言斲以盡吾心耳客皆歡服乃盡謝諸牛酒而大置酒酌賀者里中人無不霑醉出門舉手曰公眞福

之業投種於識田中矣迨長廣額戟髯目光如電望之凜然會島夷變起處士得善技擊吳生延於家嚴事之畜刀劍習騎射三年盡其技古崖公讓之處士跽曰吾不忍赤子之塗炭也鄉人胡公宗憲督兵淅直處士聞其大度徒步投以七策胡以其布衣不爲禮已取所獻策疾讀一過聳然異之遽物色其人而處士宵遁矣處士旣負材靡所施用則托於賈以游兼圭頓孔刁之畫而錯綜出之費用日饒乃時時有所縱舍奉千金古崖公佐其

施宗黨里閭以急告傾橐濟之不爲靳閔稱貸者
之貧僅收母錢或焚券不問者往往有之嘗言本
富爲上末富次之吾卽以廉賈起家力本之謂何
謀買田桐江老焉甫徙業聞田媪歎息聲卽還券
不責其直媪堅不肯受三反乃倍直而收其田性
嚴急約僮僕如束濕薪一日盛怒髮鬚爲豎處士
弟遽持鏡向之處士大慙至是摧剛爲柔而彊陽
之氣漸消矣時行林間聞有伐其木者恐盜覺而
怖也挈屐徐步而歸其能自克類如此始處士以

疾故棄儒而攻醫師軒岐已師柱下已又師竺乾
蓋三變而疾良已最後晤龔存崖虎林論良知之
旨與夙聞契委心聽之久之決藩入奧不自知其
神詣也歎曰乃今客得歸矣因屬子時中於龔而
時相與放舟西湖談討名理片語會心必寄諸篇
什所著西湖雜詠兒訓心學纂要諸編可攷也晚
節語子時中曰昔吾聞釋白雲言命而不及性後
問玄方朴素先生又言性而不及命心竊疑焉乃
今始知之而獨不聞天命之謂性乎此三教之窾

係在學者默識之耳處士生嘉靖辛卯九月二十四日歿萬曆庚寅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配許氏子五時中時可時立時亨時耀時中博士弟子員以知學名處士爲不死矣
太史氏曰近世學者率以拘謗爲流俗所姍笑處士固縱睨無前其從龔先游也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乃不難折節以相師資蓋終其身樂焉此豈無得而然哉語云樹老傳果人老傳子卒之能開厥後以儒學聞有以也夫

洪孺人傳

孺人生歙烟村錢氏適邑中洪翁某某生豪豪生文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五人洪翁初食貧孺人來歸家四壁立孺人能飾亡爲有久而若自然舅姑安之而母汪亦時時遣婢相給婢見泣謂曰嗟乎主生溫厚胡渠能堪此孺人笑曰若母言頃卽貧寧無異日幸歸謝吾母善自寬無爲兒感也蓋攻苦食淡閱二十年無怨色唯佐翁拮据蚤作晏罷以爲常久之翁家且日起矣會母汪寡居乃迎

歸就養汪春秋九十有七以天年終孺人視臨歛
葬哭盡哀歲歲寒食上冢祀至今不絕云翁嚴歲
事孺人每烝嘗輒齋沐治具籩豆菹醢無鉅細必
躬親之客至翁留張飲雖邂逅集語重觴累羞殷
勤勸勞賓主留連莫能去洪翁至價傾一縣寔孺
人力也性溫夷顧獨知大體子姪自外來謁必正
襟與語足不踰閭闔遇諸宗人婦和而有禮有稱
貸多委曲應之無不德孺人者子孫有微過從容
訓誨令知改而後已時時立文衡輩于庭命之曰

我婦人也目不能知書然聞汝夜燈相對誦聲琅
琅其樂卽金石不啻也道里中成壞近事縷縷甚
悉曰此我所知也某也善其子姓寢昌焉某也不
善其子姓寢微焉天道好還無爽毫髮爾曹其勉
旃諸訓戒壹稟之禮則故洪氏子孫循循雅飭里
中稱佳子弟者必推轂洪氏云文衡以今已丑成
進士方謀從京師歸省覲而孺人卒于家

史氏曰文衡與余同門友善每道孺人之善語悛
悛不能已也文衡目無流盼足無窘步卽材具未

施用而能以珪璧之行發聞於時亦足覘孺人之
內教已蓋婦姑子嗣不疚其難而能相依有成者
人之恒也至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以
亢厥宗則天啓其賢以庥洪氏非婦人之恒也往
孺人病文衡母絕文衡乳乳孺人迨其終也文彬
且割股肉以進夫不知其施視其報觀婦若孫之
事孺人益可以知孺人已余職在史局知洪之世
德爲稔因備列其事於篇以俟論世者攷焉

謝母賀孺人傳

孺人姓賀氏新安郡人父鎮系出晉光祿大夫循
後與謝公偕相知厚兩家約爲婚姻以故孺人婦
謝公子黃谷君年甚少也而甚宜婦謝故饒至舅
氏家稍落孺人執絲枲撰酒食敏而有法家倚以
辦逾年舅歿遺二叔幼孤襁褓間影相弔也而窘
益甚黃谷君知不能以墳籍療困也不得已輟業
則孺人脫簪珥屬君古有善徵貴賤者一旦百息
此珥願相百緡一矣君遂跳而走蕪城觀時角智
效計然之畫孺人益自力持緩赴急以無遺反顧

所實錄 卷二十一 五
憂亡何家日饒而二叔業漸成立矣爲娶二姒孺
人不難以身下之筐筥錡釜必親不以煩二姒也
久之知二姒習於家出諸資斧若田宅均析之無
藉口拮据而獨處羸也至其羞賓客蠲簞簋又無
藉口賢勞而推諉分作也二姒無不心服者事姑
聲色無少違所進衣服食飲必適其節姑謂諸孫
婦曰予願若等事若姑如若姑之事予所以報耳
性樂施濟有以急來歸輒爲之出後亦未嘗銜以
爲德閭里待舉火者數十人而于族親尤篤宗叔

蚤孤拊循之爲納婦授廩以居又有子女亡其父
母者哀憐收恤不少置卽家人諄語不爲動當是
時資黃谷君之資以濟者甚衆而黃谷以善聞於
鄉然黃谷稱於人曰是吾內之助也事黃谷君聲
不揚脣無反生丈夫子三人猶迎君意置副室副
舉子慈愛備至不知其非已出也相諸子材器所
宜命伯仲世父業季若庶攻博士家言夜篝燈以
機杼佐讀瑯瑯與書聲相間意甚樂之衣布食菲
爲子婦先曰非不能美好顧無益於發志進業而

適以長過也其卓識類此居恒善病庚子益劇諸子籲天請代季刲股進得稍差辛丑聞黃谷君病旅邸副室且卒孺人以君無所奉湯藥也若媵子無所勤顧復也日夜憂而病遂革乃強起召子婦開笥出數線命之家事患不均均則長耳願均調如此線矣諸子泣受命乃瞑時萬曆辛丑十一月十九日距生嘉靖乙巳閏正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七子四長正芳次聯芳次庭芳卽刲股者庶子重芳庭芳與余宗尚明友善而謁余爲傳

太史氏曰孺人之媿多矣獨其處嫡庶者爲尤難置媵而喜媵亡而憂眡其子卽出毛離裏不過也江沱之悲不以小星之歎宵征猶以際後悔之恩沾在公之惠謂爲美談而詩人載之晚近世教不及女婦有如孺人絕去妒媚以安媵侍之筦簞使薦君子雖位分儀等非風人所稱於德奚遜焉余惜其不當采風之世與二南並垂於無窮故具爲列之士大夫佩紳玉具須眉而傷善妒前一女子之不若其亦可訛顏也夫

節孝王媪傳

媪臨潼諸生王節庵松之耦也姓姜氏渭南縣人父某舉孝廉早卒母張以節聞媪少負異質曉文義故受教於賢母率所事所言皆中儀法母張甚愛之選壻得王君者委禽焉時兩氏家比素封媪能不以溫厚自怠紀綱夫家至酒漿緝綴手自綜理婦二十歲所無雕文重錦之飾又懼節菴擁高貲倦於學也輒從史之曰尊人起家豈研爲子地也子能以儒術鳴微獨亢厥宗卽區區子姓且有

藉焉節菴大然其言因賓禮之爲益者之友自是有司督學使者重節菴文行以異等遇之媪之內助力爲多會節菴寢疾日劇語媪曰病不可爲矣母氏春秋高兒女子半在襁褓幸唯若焉依吾目瞑矣無何節菴捐館舍媪頓踊呌號一日三四絕復蘇痛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計無如死潛欲以身殉衆覺防之力厥姑投淚寬譬曰若爲死者死易耳顧老婦與伯父母無終藐諸孤無與虞水火也若何以謝死者地下媪意悟

乃以義自斷盡屏常所服用鬢免麻桌以居當是時姑與世父嚴而世母老且瞽矣媪曲事之食飲被服必稱所欲家一切倚以辦越數年世父與姑相繼沒媪率其子襄事如禮世父二子幼所以撫愛顧眡者備至教養婚娶各不失其時媪丈夫子二鐫磨砥厲之殫竭心力頃皆嶄然能自豎而伯且爲諸生有名於是媪之鄉黨鄰里咨嗟歎息曰王氏有子矣 國制節婦五十者旌於 朝并復其家媪年與格應有司上部使者將以彙聞而先

表其門媪賢聲噪一時以此總之媪事兩尊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雝之美主中饋課詩書愛勞之義表於宗門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如媪者起節菴於九原奚愧焉媪於母張業世其節而女歸張良玉亦以寡無二適化二母之屬也

論曰婦道如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制也故江漲待符貞女溺旅舍斷臂王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梁行高浴室畢命陰妻壯此其爲節豈復可軒輕哉然一日之決易而堅

忍終身者難昔智伯亡後豫讓以一死報之至程
嬰者匿孤山中後嗣立而後已非讓勇而嬰怯也
彼皆得所處也而嬰之難危不啻什百於讓嘻此
可以論王媪也夫

韓節媪傳

節媪微之婺源人合州守余念山翁之少女而司
空中宇公女弟也生而穎敏通書史饒志操合州
公選壻而得韓生應泰以歸之生十有六年耳歸
時韓獨有姑在踰歲生一子甫百日也而韓卒媪

欲絕下從者數矣姑止之曰我老無論若不爲韓
氏如綫者地耶若死是死若襁褓兒也異日者何
以見地下媪強削悲而起修婦事薦湯粥修灑惟
謹而姑乃大悅曰微爾賢吾哀思無以解矣愛其
孤甚而能勞之少長卽屏去嬉遊督就外傳其歸
自塾也程課不少貸口授書機杼中一燈熒熒至
丙夜不休司空公嘆曰若代韓而家矣乃又能代
而父邪亡何孤又殤媪乃大慟曰吾不幸而哭吾
夫今乃哭吾子也於是韓氏聚族而謀所爲後者

蓋應泰兄曰應軫子起龍弟曰應乾子文炳皆可立媪獨內斷於心曰夫爲嫡子母寧以嫡嗣乃定以文炳後焉其明於大義若此先是軫歿媪捐貲爲殯矣其次子夫婦皆死疫所親畏相及無敢視者媪獨率臧獲親爲含斂已念起龍之幼而孤也又取而拊之故文炳之忘其非媪出也起龍之忘其不爲媪後也蓋均母道矣居恒無璣翠紈綺之飾而急赴義好施予爲韓氏建宗祠具祭器伏臘烝嘗之典靡不秩然者聞書院徒杠圮曰是學者

所以論道肄業者而可後邪亟庀工繕之且置田若干爲來學者資焉所謂富好行其德皆此類也媪年十七而娶娶三十三年而艾乃其心若一口也方媪盛時欲奪其志者百方卽父若母不能抗也而能以死矢之當其時而死卽死矣而閔然爲血食計俾夫應泰無子而有子韓氏絕而不竟絕也豈獨志行足稱卽其識過人遠矣合州公與司空名德伏一時其念媪形之篇什不置有以也夫頃天子下公卿有司修節義之事會媪年與格

應而司空子昌祚謁余爲傳以俟采風者觀焉

李節母小傳

繁昌縣節母胡氏邑黃澣鎮人先世多以詩禮顯者及笄配同邑李熠未幾熠歿遺幼子基在襁褓中母抗志存孤力撫教之雖儒學未就而弦誦之業自此萌芽矣基生丈夫子二長伯達次世卿咸嶄嶄自樹隱德未耀達無嗣卿生子三人種學績行能亢其家聲駸駸然有騰踏之勢蓋稟母教也母言笑不苟瞻者廩廩族人非冠幘無敢以見衣

食無所芬華而一出其手務致精潔勤勞紡績家業日起課子及孫尤不以慈廢視族子女無異已出每歲歎嫠黨有乏必以布粟餽至歲除債不給者補之豐凶不問也當大事言論侃侃强者化弱者振教化同姓風起一方郡邑累以禮旌年九十餘而卒

太史公曰婦之事夫與君臣等耳孔子不薄召忽之死而管仲之功猶然亟稱之蓋捐軀殉難節士所輕爲而開國承家貽休永世非材莫與也況材

戶實齊 卷二十一 五
與節兼茂者乎卽此以論母可以知其難已母諸
孫一恂與余游久言及世德請爲之傳輒爲論著
之

翟道侯世家

翟道侯姓漆雕名黝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七十
二人漆雕氏有三黝獨棄其學而從芬里氏遊因
名其家遠祖隃糜漢給事中每令僕丞郎寓直必
命與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夸胡以多禽獸
盡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爲戲農不得收

歛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糜與翰林主人草定之
時不能用隨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娥綠娟
秀明皇喜曰安得寧馨兒乎手書龍香二字以賜
安祿山亂扈上幸蜀時時磨盾鼻草檄書薛稷論
其功封翟道侯兼平章松滋膠陽二郡事龍賓歿
子孫至突不得黔當五季而黝乃生遯跡新安山
中獨奚超超子庭珪識拔之焚膏油相厲顧性膠
柱謫爲城旦春賴奚調劑之因定交於杵臼之間
醇如也黝世業鈇槩至是得師匠摹範之而益工

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士急庭珪以豹囊載黝而
西三沐三熏之薦於上左右見黝面貌黧黑不爲
重上一見知其材親爲拂拭曰卿固儒席珍摩厲
以須令寓內同書可乎黝頓首曰臣以黧黥被收
憂心如擣幸上磨礮之雖漆身以報何敢辭卽日
同歙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純拜秘書郎有
詔令典策必更四人手稱爲文苑四貴云上第景
遂景暹景達日侍遊宴嘗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
勳徐鉉輩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爲圖御容屬高

冲古法部絲竹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
寒林屬董元詩書畫爲時三絕皆黝往來摹畫體
爲皴裂上撫之曰卿以摩頂放踵爲學今果然矣
乃命世其侯爵增食邑三百戶嘉庭珪造就功賜
姓李以旌之久之白與純多引新進自代獨星負
固而惡黝之加已上也讒曰黝居官緘默且無潔
白稱黝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
消磨矣因亡去上曰古云江淹才盡今見之漆雕
生矣遂不問黝面如紫玉脊有雙龍文芬香襲人

所賞齊 卷二十一 五
嘗墮水而月不傷其異如此子九人族姓殆半天
下而居新安者最良今給事上方不絕

太史公曰黜崎嶇亂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封爵
豈非以其功哉文士類盛氣忤物獨黜門風寬博
非目不識丁者召輒往豈其尚同兼愛固然歟庭
珪父超子承晏三世與黜暱黜非庭珪無以成庭
珪非黜亦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
黜與李氏謂邪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五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六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留都爲國豐鎬民物浩穰大猾相磐牙爲姦利世
號難治京兆又 天子重臣唯旦夕坐待遷以去
余弱冠所覩記名舉職者獨劉公公精敏果毅事
事致於理嘗歎曰禾莠不並茂與吾愛莠無寧愛
禾也於是舉正羣枉禽摻斧斷姦吏咸廩廩奉法
請託不行一尚書以事囑怒曰臧吏敢爾邪起奮

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臧輿臺僵矯矯劉公
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是歲比士於鄉公
總簾內外部署勤毖得人爲盛余淺薄亦幸與焉
頃備員史局晤公子懋武都門公捐館舍二十年
往矣相與把臂道舊悽然泣下且屬余墓碑使補
其闕則曷敢不承按公嬰年知斬斬自樹一日之
會城直周藩遴壻用事者奇公材欲鉤致之輒
走匿密室中以免蓋屹然有巨人之志焉少明毛
詩戴氏禮兩經嘉靖辛卯舉鄉試甲辰第進士授

廣平府推官賢能十最薦剡徵爲吏部考功主事
歷稽勳文選一切戒嚴閹人毋入私謁分宜柄政
子世蕃以鬻爵干諸郎公峻拒不納蕃深銜之謀
所以撼公者會遷太僕寺少卿亡何出補陝西叅
議一時輿論藉藉公顧不以屑意也遷山西副使
甫涖官卒王慶率衆以夜畔城中大駭公知慶有
嬖妾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攜孥輒斬其首
以殉餘黨瓦解遷陝西叅政進按察使時大旱一
城亡所得水公相廨舍旁當有泉鑿之泉源涌出

一郡饒給居人神之名劉公井云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歲侵民苦饑出羨金大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甲子遷應天府尹滿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猾驚公奉 敕會湖湘兵討之屬妖人蔡伯貫乘間嘯聚鹵掠郡縣勢張甚公策曰中穴鼠耳直以泥丸封之伯貫出柙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貫一鼓殲焉已回兵向中中大怖乃所據牛欄坪者險絕甚才通人中夜當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勒卒更番守鈴索一動礮

石交下人無得免者公斬木百章爲雲梯陽攻之微察山旁側有少罅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并作呼聲震巖谷中黨戰栗莫知所出以爲自天而下也不戰而潰當是時不三月兩剪大憝如竈上埽除公勞爲多捷聞 上大悅賜文綺白金羊酒勞之丙寅入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戊辰轉南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南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參留務庚午入爲刑部尚書公歷三部錢穀則慎出納戎兵則務脩飭獄訟則尚矜卹時推老成持大體無

出公右者在戶部嘗奉 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
政使曹金荆守趙賢郎中呂藎孫應元後皆著聲
實爲名卿其人倫之鑒如此今 上初元累疏乞
骸骨歸歸則築園圃植花竹日與賓客談說弦歌
飲酒往往終日視向之功伐榮寵泊如也公爲人
內行甚備事兄如父拊兄子如子贍族寡婦若祖
姑生予裘餼歿爲殯斂而又疏聞於朝旌之棹楔
邑博士旅歿者助歸其喪他如請均田議增城蠲
重役定水禍爲德於鄉不可殫述非特以宦蹟著

而已公字體乾世大梁扶溝縣人明興原弼者爲
刑部主事生讓讓生淵淵生憲憲生興濟令瑞瑞
生國子生東實公父也配淑人范氏生公兩世皆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配李氏封淑人
子男一卽懋武宗人府經歷娶李氏封宜人孫六
克夔克稷克契克伊克傳克周女九人適名族歿
萬曆壬午正月十有三日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
三日享年七十有五訃聞 天子震悼賜諭祭命
司空治塋城西南原於時少傅郭公旣銘諸幽矣

斤賞禮 卷二十六
余爲列其大都刻於墓道豈獨文劉氏而示其子孫乃亦以慰余鄉之人焉銘曰

僕僕明造羣獻在工相協三朝時維劉公劉公顯允文武爲憲威伏寇攘惠流寓縣自公爲士日購異書率其所學以綏閭閻奮而卽戎貔貅豹虎指揮進退妥若兒女武虢以室文懿而恆有偉劉公兩取其長公文疇施近而輦轂公武載揚遠乃秦蜀 帝閔弗靖咨公視師梟狼革風乃恬乃嬉帝聞而嘉錫之金帛公曰臣愚敢貪天力 帝曰

爾賢作朕股肱三典喉舌藹其膚公帑金市珠匪國之病公曰咈哉矢不奉命豈其權門瞻望踟躕迴翔藩臬公心日娛詘久且信出勅以處姱節完名哀榮終始雅歌吉甫碑名太丘誰其詩公以視漢周公歿廿年恫如始歿撰德鐫珉公則有子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太母以嘉靖癸未下世塋澤塘上原其兆爲堪輿家所卜形相吉甚四世孫太常公時喬以進士高第起家歷官太常於孺人稱太母云太母初歿則

邑人郡守蔣公爲狀揜坎則望郎姜公爲志若銘
旣封樹則太史葉公爲碑距今七十餘年往矣志
銘在坎下不得見碑已仆辭無傳太常公懼淑行
湮滅無以示百世也復豎麗牲之石檢舊狀屬余
爲辭余惟人情近則慕遠則忘太常公爲四世孫
乃篤念曾王母願爲傳盛媿而永丘壠夫非不匱
之孝邪余故按狀爲辭成太常公之意太母黃之
自出父河泊君以貲雄其鄉狀貌魁岸縣大夫偉
其人舉授河泊孺人生有異質河泊君不欲予凡

子會太公父正科公署篆稅課局河泊君載酒至
遇太公於門大奇之曰此吾快壻入語正科公郎
君異日必有立願以息女女矣時無蹇脩在傍兩
人從席上分襟爲約踰年太母歸楊氏裝賄甚盛
乃悉置錦綺珠翠易以布素有王母在堂太母奉
姑若王姑孝養備至太公方爲諸生餼學宮日孳
孳下帷闡內外一切倚辦太母無不當其意者崇
仁吳康齋先生以文行名于世太公嘗同婁氏兄
弟師事之康齋先生知太公有內助也亟稱於人

聞者嘖嘖楊氏有賢婦矣正科公視篆久頗自厭薄詣郡守求解守以楊氏世國醫自高皇帝迄今傳已累葉奈何一旦斬焉則罷太公諸生令赴部襲父職太公入京師游公卿間厚具謁贄又廣市書歸則盛治先世丞嘗費不訾會正科公卒姑若王姑繼之太公亦復繼之喪車四駕楊氏之室如掃矣其時二子未婚三女未嫁太母乃出外家所遣裝兩奩鴈三結褵而又慮二子無以生也則易所有及楊氏產得千金付伯子爲計亡何伯子

大亡其財太母以爲吾兒數奇爾置勿問太母少長膏腴一旦貲賄盡處之怡然中外聞者以爲有母如此奈何晚而食貧于是太公從弟雄婁公司訓諒方伯謙及諒子性時時遣人問餽太母以爲常故得從容程督二子而亢其家聲年八十有三而終至今邑中言內範者必歸之可謂賢已余嘗觀于家之興也必婦德貞一疑承單厚而世澤乃延太母之於楊不以貧富有亡而家道常存也其課二子不以隱若顯而令善常積名常聞也貞一

著矣太常公歷位顯融雖所自樹立而寔太母開之嗣今以往福澤未艾如日之方升則貞一之致也獨形相也與哉余于楊氏有厚望焉以是不辭而題其碑曰此有明太常卿楊某曾王母之墓

河南左布政使龔公元配封夫人趙氏墓碑
世有四德六行載在彤管淑慎方乎古人鄉國推爲女士動有懿范歿而可思者其龔夫人乎夫人趙姓世居楚之江陵景泰間占籍公安因爲邑人處士文深之女贈中憲東谷翁之婦河南左方伯

春所公之妻鴻臚序班仲純舉人仲敏駕部員外郎仲慶國子生仲安之母也初封安人再封恭人最後封夫人三命茲益恭夫人有焉幼而韶異長而婉穆蘭襟內暎蕙質外朗由是宗姻延矚遐邇騰譽選於令族來嬪龔氏爾其歷堂仰侍由房下撫非儀莫彰恭舒並得時中憲公之喜士賓御盈門錢恭人之被疾醫巫踵至夫人不難脫簪珥以厭客扣神明而代母孝思維則道其遠而丙辰方伯公成進士官刑曹爲置側室高副焉關雎之義

審以求賢小星之風仁能逮下迨夫僉憲豫章備
兵甌粵一則減敲朴而參高涼之獄訟一則勸撫
綏而緩渤海之誅伐卒之邦有祥刑兵無濫殺寔
夫人之助焉久之方伯以通泰兵備晉河南左使
宦業旣著子姓日繁夫人上以知止規君子下以
強學勗後嗣疏傳揮金洽一鄉之樂泰瑛垂教流
三世之業故子孫嗣起彬彬焉藹藹焉或句傳於
晝殿或司輿於夏官或鬻序雍容或公車騰進卽
劉殷家興七業柳氏亭參五馬不足多巴斯時也

夫人綸誥三至渥恩洊錫朝廷美其揚名閭里羨
其多福乃身却綺繡手勤縫紉每晨昏定省必嚴
教督曰自吾婦於爾家未有以簪纓著者今爾之
有皆祖父之餘也子若孫尚無盡其餘以長有茲
日又曰乃父積旣廩拓田廬不盡畀若曹而推以
贍族亦惟是念祖父之餘也其無專食焉而忘乃
父之志於是野有田園聚族人而同有廩饒粟帛
散隣媪而無餘其明于大義如此晚節損服玩斥
愛染問津淨域皈心化人法海汎乎仙舟檀林游

其智刃斯又物外之曠觀非區中之常戀者矣辛卯二月四日適感微疾輒瞑目西嚮恬然而逝鏡奩不御珠匣沈光感茆苕以增傷瞻蓼莪而罔極嗚呼痛哉距生正德壬申六月一日享年八十子仲純娶祝氏仲敏娶袁氏仲慶娶封安人陳氏夫人出仲安娶毛氏高出女二適袁某曹某孫男七世諱世煒世焜世焯世燁世熒方伯公以某月某日葬夫人某山之原禮也先是駕部君以御史建言左官白下與余談討爲文字交至是以其

甥袁太史某狀謁余爲碑嗟乎文伯子輿之親賢母也而婦德無聞伯宗文度之妻哲婦也而母儀靡述孰能湛明賢懿聖善溫良垂閨壺之深規弘庭闈之至範宣昭譽問若斯之盛者哉江漢來同丘原鬱起佳城白日儻逢幼婦之詞壠樹青松或表賢姬之墓銘曰

龔爲堅裔趙乃益後望偶德齊崇其婚媾旣宜伉儷彌飾言容人稱郝法尼談謝風象服魚軒從夫仕路日有嘉言從容披露佳兵靡祥淫刑兆怒如

耳有瑱遐不霍寤猶明止足早勸懸車始辱是遠
丘園日娛萊妻疏傳光照圖書婦事一時母臨二
葉禮能上載恩逾下接江汜均慈鴟鳩一德祥開
夢兆服媚蘭蓀女歸名族男服明恩綠車齊軫畫
戟盈門七族承和九闈連慶無福不臻有譽斯盛
文衣莫御智輶思凭法流方衍電影先過星凋玉
井月掩金波珠簾雲滿粉壁塵多蕙帳虛嚴蘭房
幽寂樹暮烟淒瓦寒霜白象設空存禕褕成昔悲
風夏水古木龍州繁笳淒切輕旆夷猶麝旃猶烈
珠匣誰收大化忽奄不朽者行采蘋趾美鵲巢侔
盛慕切寒泉哀纏明鏡彤管摛詞千載流詠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七

墓表

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儒學訓導蛟嶺黃公暨
配郭氏墓表

公諱流字在中姓黃氏別號蛟嶺先世澶淵人洪
武初有唯政者遷內黃又爲內黃人公子大行君
登己丑進士與余同籍余賢重大行君因嚴事公
云昨歲公以明經謁選銓曹杯酒過從雖春秋高
矣而神甚王笑談終日夕無勸意其百歲不啻也

尋授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訓導堂邑轄東省而與
內黃錯壤公之任取道于家大行亦以使命至姻
黨宗親門生故舊以次稱觴爲壽里閭間嘖嘖歎
美以爲盛事之官才一月而病耗至大行馳往省
之因輿疾以歸終于正寢嗚呼惜哉公考槐欽天
監訓術有隱德歲歉不責逋負且出券焚之曰無
以此牽其心也課子以質行爲先公能仰體父意
讀書學古毅然以賢士自期待西北數遭兵燹禮
法疏闊公居母周氏憂哀毀骨立水漿不以入口

久之歲時若諱日祭輒潛潛泣下不休余鄉司徒
盛公好古士也按部內黃悉公履大加歎賞以風
厲多士云繼母甘家族零落母與姪蕭然食貧公
于其舍旁置膏腴地歲致十餘鍾贍之佐弟源輸
粟入賢關會暴卒遺孤三長者七齡餘在襁褓中
公撫之無異已子後孟若仲爲縣諸生有文名而
季亦能孝弟力田斬斬自豎矣公謂關生世亨曰
吾一子三姪薄業無幾必爲四分給之無埒其有
不足之歎易簣時大行跪請遺教第二云爲百姓作

福而已他一無所言嗟乎此可以觀公矣元配郭氏扶衰出泰合其孝慈賢名臨一時後公十有四日卒公生正德辛巳十月八日卒萬曆辛卯七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一母生正德庚辰與公同月而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一曰吉士卽大行君娶張氏繼亦張氏女二適董四國張四位俱縣諸生孫五龍文鳳文麟文鵬文豸文曾孫一大行君以十月廿八日將合葬于高官莊之原函關君世亨狀求表其墓余不克辭則爲之書曰嗚呼世

知孝其母者有矣而孝繼母者爲鮮知孝繼母者有矣而孝繼母之母者爲尤鮮公母人之女而不遺其母買田贍之應仲華之梓樹宋過庭之泉水寧足多乎迨子姪分財哀益多寡抑何其慈仁均一也夫幻形有盡而瑰行不朽余故表而出之埤後之徘徊瞻拜者知公夫婦一德齊齒而廻其浮薄以勉爲忠厚者其在斯也夫其在斯也夫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友人檢討周君上封事請旌母節并請予告歸葬

其伯母纍纍數千言情旨絕痛余讀之爲吁唏涕淫淫不禁也略曰臣如砥生九歲而父倍母于不食旬日死臣世農家遠城郭母率天性不自知爲節人亦未有名其爲節者逮臣長有知識不難剖心以明母烈而以部例事涉久遠無得槩奏臣今濫竽侍從滿三年考臣父母俱拜恩贈又以令甲命婦無旌是臣母之節前束于例後束于贈而不得一表于世也臣甚痛之且臣非伯母孫無以及今日伯母撫臣兄弟若妹恩罔極而臣未能以秋

豪之端報也當臣與弟如京舉於鄉則伯母子如綸先舉而臣有養不能加之豐及臣選讀中秘書則伯母又以如綸考最封而臣有爵不能加之貴伯母乃不幸死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母而臣不得葬其身伯母養臣及兄弟及妹之生而臣不能送其死伯母撫臣三十餘年之勞而臣不能爲一日之哭是得爲有人心乎臣不及躬訣視歛含幸主上恩之令得以一撫裨贖䟽上下大宗伯移文所司核母節旌之而歸葬伯母也厄於例不

所賞錄 卷之二 四
許蓋孺人有子水部君能自爲葬也無何水部君以書屬余表文林公暨孫孺人之墓余服聞君兩尊人義甚高其曷辭乃撮其大者曰公諱民字振卿父處士娶張生伯仲繼呂生叔若季叔爲公季爲檢討君父公性嚴重於孝義篤至七歲授經術善屬文稍長涉獵群書甫寓目卽成誦同舍生嘗揭歲曆一紙從醉中強公一讀詰朝誦之甚悉也補博士弟子員名冠七序累舉省試輒報罷會季早世絕意不復應舉縣令爲勸駕不聽近屬力以

請公泣謝曰往吾所爲力下帷者以季在吾可無顧于家乃今天奪吾季以諸孤遺我內顧重矣吾惡能復從頌佔俾如曩時邪隆慶丁卯以明經上不就銓例授廣文還視季子伯不能儒則授資橐使賈賈大亡其財置不問日惟程檢討君及弟孝廉君與水部君而課之學若非是且無以報季地下者念地卑苦潦則買地鑿渠東注之沽田數百頃得爲沃壤鄉人至今賴之宗人旺病革屬之妻女公嫁其長女而爲次女擇贅壻奉寡妻諸爲德

於鄉大較類此不獨於季弟所託孤無負而已而
公顧獨以託孤義發聞於時藩臬行部使者及郡
縣大夫無不知公者表間棹楔前後相望卒之日
門生四十餘人私謚公文敏已以公居親喪哀毀
異甚不愧吳隱之更曰孝敏云配封太孺人孫氏
與公齊德奉舅姑睦娣姒于季婦最驩季死季婦
絕粒伏牀者旬日已持子女強起頓首孺人前曰
以是藐諸累矣孺人知季婦不可奪爲抱弱女而
撫其背慟曰若以此重擔遺我乎蓋孺人二女一

子季婦三子一女長者髻次者鬣幼者襁褓啼號
左右悉孺人身提挈之家貧僅女奚一人諸爨炊
澣濯又亡不出孺人手孺人四子三女壹體視之
不知其有出于季也間里見之以爲孺人四子三
女亦不知其有出于季也卽季之子女亦不自知
其非孺人出者孺人視諸孤語笑喧豗必譙訶之
不以慈廢迨就學邑中念其遠也持其踵爲之泣
久之檢討君與孝廉君爲諸生且鄉舉則孺人從
文林公出季若季婦主而哭之曰若兒業諸生矣

已而曰業鄉舉矣及嫁季女出主而哭猶是也孝廉君娶婦得外家笥中美金持獻孺人曰如京敢有私藏孺人稱其孝笑而受之後孝廉君以從師受春秋游學數百里孺人卽以笥金爲游資不令孝廉君知也以爲常居恒布衣疏食旣貴不改諸子獻綺縠不欲逆其意受之旋以給人人庚寅水部君治襄陽考最詔封父母孺人冠帔象服北向叩首畢卽韜笥中曰無以易吾素也其天性澹泊如此余嘗言死與立孤未可以軒輊論也蓋捐軀

於所天也其情真而竭力於猶子也其勢高慷慨於一日也其道易而拮据於終身也其事難義哉文林公與太孺人之爲也隻千古無垓矣先是檢討君奏上少宗伯孫公議曰例命婦無旌謂命婦而抱節其恆也于從田間殉夫難詎可以曩例格哉余曰婦賢賢以節兄若嫂賢賢以義賢等耳顧以輓近世觀之節常有也義不常有也當竝旌之爲世勸一時輿論大躡之雖未卽以行而檢討君竟用其意引疾歸襄葬事余先爲書曰是墓也明

高義贈文林郎周公偕配封太孺人孫氏之藏而
題者鄉人翰林院修撰焦氏某云

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
公以盛年謝事巖居留學往丙戌羅近溪先
生至金陵余與公詣之先生論明明德之學公曰
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先生笑曰明德無
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
乎公聞之有省自是浸浸寤入矣一日過余遘妄
庸子以文成公爲詬病公愕曰何病曰惡其良知

之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
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
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余絕嘆以爲篤論
病廢以來方期與公更相切劘而顧舍我逝矣痛
可言哉公嗣太學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宣
義鄉龍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曷能辭公諱汝循
字敘卿別號鳳麓先世浙之永康人國初徙京師
爲錦衣衛人少警敏能文辭嘉靖乙卯應天比士
學使者選高等應試卽中其科明年丙辰成進士

授河南杞令才弱冠耳而杞劇縣公剗剗之游刃
恢然挈持綱維鋤削荒蕪既有緒乃時時延見諸
生講解經義又以其餘力與詞人倡和爲詩風流
文采聞汴汝間籍甚庚申遷南刑部主事已晉郎
中有僧爲姦十餘年無能發者公廉得之置於理
都人大快之滿考以異等擢大名府知府大名俗
獷悍多盜其魁杰往往橫行旁郡縣吏不敢名捕
公合衆力擒之群盜爲徙去境內一清郡當衡漳
衝而累土爲城水至未可枝梧公決筴庀工伐石

畚鍤具興功成屹然爲金城水不爲害士民豎碑
頌德且爲祠俎豆之三載治最當遷有仕族子坐
不法直指檄公鞫之得實抵罪當是時爲惡者不
敢怙勢以奸法爲吏者不敢懷私以市德輿情大
伸而邪黨側目矣逾年京察卒以南部事中公坐
降調公杜門却掃者十載著屏居集以見志會當
事者惜公材起於家補湖廣桂陽州同知尋轉知
四川嘉定州州民健訟公下車治首惡數人訟爲
之衰越舊兵事起轉餉千里民心洵洵公潛遣幹

吏囊金往糴之事集而人不困諸飭學校裁里甲時征輸科條略舉薦者相屬亡何入計直指假公驛符以行時相方嚴驛禁意惡之獨於五十七人中褫公官物論囂然不平然公往返湖湘泛洞庭度三峽登峨眉登臨弔古自謂爲勝事意未嘗不自得也迨歸益涵肆於典籍而時寄懷於詩歌又喜行草書皆可愛玩短章醉墨落筆人多傳之居恒儉樸間推所有周宗姻之乏暇與同志結淨社相羊禪誦以爲常萬曆丁酉十有一月二日終於

里第距生嘉靖乙未六月十有五日享年六十有三高祖林曾祖昇祖慶皆不仕考諱鎬以公貴封南刑部署郎中事主事母梁贈安人繼朱封安人配王封安人無嗣以從兄璋仲子景春爲後卽太學生娶葉氏孫世昌聘黃氏所著有錦石齋集若干卷行於世嗟乎世之績學不及覩其理有言不及施於政白首汶汶者不少矣余嘗奉使過陽平大梁問公所以爲政者士大夫謳吟之至今夫於郡邑爲良吏詞苑爲雅人而於道爲知學者亦足

風已立石刻辭豈獨以示其後人也哉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鐵峰蕭先生墓表

先生蕭姓諱與成字宗樂鐵峰其別號也趙宋時諱國梁者乾道中狀元出知漳州國梁生煜左司郎中煜生洵廣潮陽令愛其風土遂家之潮有蕭氏自此始九傳諱延國有駟行語具郡志中是爲方齋公先生父也先生少警敏十許歲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每一義出學者爭傳之正德癸酉舉廣東鄉試第一人丁丑舉進士財弱冠耳執政者

才之選讀中秘書已授翰林院檢討嘉靖改元上

三宮徽號封父方齋公如其官母郭配鄭皆孺

人癸未同修武廟實錄有金綺之賤晉修撰乙

酉冬方齋公卒於家丙戌訃王哀毀幾絕比歸苦

塊不見齒者三載旣免喪當北上先生嘆曰母老

矣曩者以斗升之祿而不及視父訣也忍再蹈邪

會肅皇帝思得文學士潤色大業意甚盛都御

史御史累疏先生名上有司勸駕者趾相錯先生

終不應當是時先生之孝若恬天下無不聞者旣

得謝事太夫人跬步不暫離出必亟反曰得無孤倚間望乎女弟某太夫人心念之歲時餽遺必使稱太夫人意季女弟早逝遺孤鞠而婚配之如已子弟光祿君與潔先生愛之甚年五十猶同爨食所營悉出先生不以煩光祿君諸子畢婚乃爲光祿君繕第宅舉其業均畀之光祿君謂先生長有六子而已子二不欲使二人者均六人之業辭弗受先生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耳不知其他讓弗決請於太夫人太夫人命以十

四予光祿君乃止居恒非古今孝友事不道曰人不報本非孝也不睦族非仁也於是特置祠與祭田若干畝祀父方齋公又推方齋公意割租五十餘石祀外王父郭公奉使過漳郡捐貲五十緡助修祠堂祀初祖狀元公至今鄉之人靡不舉先生之孝爲子孫勸世爲望族先生捐貲拓大小宗祠修譜牒行宗法以聯屬之族孤者貧者不能喪與嫁者多爲之助而褫身顧廉甚被命封靖江王却其餽王疑先生難於顯受也以二卣實前物再以

餽先生竟不受或持百數金鬻先生海產既而月
懼無所牟利欲改悔而不敢先生聞之曰奈何以
我故而損若也卽召還之其約已而厚人類如此
巖居三十年不以片札抵公府有寃抑則力爲暴
白不令其人知也先生負經濟才以奉養太夫人
故而不獲施用會長子端蒙由庶吉士改御史戒
之曰御史故嚴重務引國經覈吏治以佐百姓急
母第爲民病御史唯唯所至輒有聲比之京復畫
潮民瘼六事令上之先是邑有虛糧數千石歲爲

民害先生白有司以郡廣濟橋鹺稅代之迄今爲
便城河饒海沙潮至輒壅舟者以病先生言於有
司弗聽乃身護浚者而以已貲給焉歲大旱長吏
禱雨不應鄉父老奔謁先生乃齋沐率鄉人以禱
卽應後歲旱鄉人累以請先生輒禱輒應屬大稜
先生稟命太夫人出粟煮糜粥食餓人死者收其
遺骸用是饑而不害邑城濱海額設守禦兵歲久
盡廢島夷數十艘薄城下士民震恐先生率鄉人
設策防守賊夜自引去鄉人益仗之事大小必告

以此嘉靖丁巳五月三日以天年終距生弘治癸丑九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鄭孺人繼沈以子貴贈孺人子端蒙卽御史前卒娶姚氏封孺人端賁延平府同知娶方氏端升羅城縣知縣娶陳氏端晉娶姚氏端漸娶莊氏端渙娶郭氏孫十四貽初端蒙出貽祉貽祝貽祖貽福貽禴端賁出貽箴貽堂端升出貽聃貽憲貽旃端漸出貽長貽朔端渙出女孫若干人皆嫁仕族賁升等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山之原以兩孺人祔焉書來

屬余表其墓余謂先生之秩人之思自振迅者咸迫欲得之先生遽拂衣以退退而不復進夫國家以科目羅士雖偶得之而鉅公名人多出於其間如先生可謂其人矣而竟不至柄用以歿其試於事者又小而不盡其才然至今聞之令絕裾之習變孝友之道興泣玉之風微恬夷之路遂蓋未爲無用也端升念菴先生弟子與余以學相切劘三十年弗懈余旣熟先生盛媿而又辱爲詞林之後進誼不敢辭爲書其大者如右俾式先生之墓者

觀焉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
國朝之學自陽明公始而安成鄒文莊公寔從之
遊自後寢衰而吾師天臺耿先生復大振先生倡
學京師與文莊子方伯公友善方伯公遣子德涵
稟學於先生卽僉憲君也德涵君諱字汝海早聞
家學挺特有大志迨先生董學南畿學者雲烝豹
變而都人士被其教爲深君聞風而至與余輩上
下議論爽然有會於先生之言進而相質正未嘗

不嘆君一日千里也蓋于時士汨於見聞知識而
君能得其本心自是志意勃發壹以立人達人爲
任先生甚器之會方伯公督山東學君往省方伯
公簡譽髦與之遊處君以其所自得者隨機闡發
因而興起者爲多隆慶辛未成進士授比部主事
先生以內臺召至君聯合同志日相講於其門汲
汲皇皇若不能須臾安者時謂孔門得顏氏而門
人益親君蓋庶幾焉亡何陽明公從祀議起在廷
多異議君上疏爭之略曰守仁直契本心似禪辯

駁先儒之言似訕愛惜同類似黨惓惓接引漫無揀擇似愚戎旅間聚徒講學似迂然本其心無非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已此雖以釋議者之惑而亦君之胸懷本趣也時江陵當國惡言學又君鄉人御史劉臺上書詆之謬意疏出君因稍遷君員外郎隨出之僉憲河南巡按御史望風疏論君於是遂拂衣歸未幾而以疾卒憶是時世爭言性命之學然而剽略於語言滯痼於形跡率茫昧影響而已自先生開示學之津筏士始知以悟爲宗日用

之間懸解朝徹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得也而君尤師門所屬望藉令君不死必能更相紬繹以益推明先生之道於無窮而君下世矣惜哉初余與君群居金陵者三載又庚午秋同舟北上明年三月始別去見君孳孳求友如不及雖知敬愛之然余年少識事淺謂世且多如君者迨今三十年世變日新同心凋謝求如君之髣髴邈不可得然後知樂聚之難常而君爲不可及已君生嘉靖戊戌五月二日卒萬曆辛巳九月二

十九日年四十有四配賀氏子男二長曰袞娶劉郡學生次日袞娶萬繼鄧太學生二子以壬午九月二十九日葬君槩木禮坑之兆其世次官邑與事行耿先生具志於幽堂嗚呼君之用不究於時而學未見其止此不能無遺憾也而已足以表見於後世余故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於其墓之原而以慰學者之思焉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
主上頃以三殿災閔訾算單竭權姦至以鑛稅役

開之中使四出釀海內無窮之禍商旅藉藉曰安得前張御史一昌言於朝而已吾患邪張御史者

穆廟初爲南臺御史建言九江稅爲民巨害不可增 穆廟感其言中止故人傳之至今鄒君爾

瞻曰公言未用什二安知今無躓公者舉而行之命公嗣祖延廣其書世所行起草錄是也噫公所稱身歿而言立者非歟公諱啟元字應貞元季有奇甫者來居江西之龍泉始爲縣人奇甫生天誠天誠生永祥永祥生銳銳生暘烈暘烈生琅配彭

氏公父母也少赤貧忍寒凍讀書人累撼之不爲
動嘉靖丙午補學弟子員壬子舉於鄉己未授浙
新城諭新城師生餽率諭收於民入恒倍公却不
納辛酉典湖廣鄉試壬戌陞山東滕縣令至則墾
荒地招流人條八策於張中丞而行之他如均賦
役防火盜禁溺女裁馬丞惠政悉舉甲子復分校
山東鄉試會黃河決蕭碭築隄之役波及滕人公
以去就力爭之民奮曰詎可以我故失公於是競
持畚鍤往甫掘地得金錢千萬計事濟而民不病

丁卯召爲南貴州道御史以登極恩贈考琅如
公官妣及配高俱孺人公曰上恩渥矣其何以
報先後疏十餘上馳馬禁中與遊觀南海子也
而諫高拱之橫馮保李芳趙芬之暱也而劾奉常
周怡給諫陸鳳儀石星之忤也而救其所劓切皆
人引避不敢言者不獨止湖口商稅一疏而已公
隨以侃直出僉憲事而亦以此名聞於時濱行屬
有舉刺屬吏爲前直指劾罷者三人公心知其枉
乃以列薦牘或曰前直指方按部閩中何爲犯之

公曰違心附權吾不忍爲也會龍溪令不法直指以鄉曲故庇之公竟置之理蓋備兵漳南二歲且拂衣歸矣公歸卜築瀧江而身往來於二邑間蕭然樂也萬曆丙申正月四日以疾卒距生嘉靖乙酉十二月十有五日享年七十有二所著務本錄宗範宗譜及前奏疏若干卷公以吏治顯而內行尤淳備恨親不逮養每祭泣下霑襟眊猶子衣食教誨之如已出而時代償其逋嘗周故人貧而中念不已或曰盍厚諸公曰吾更有急焉故也以此

觀之公之於宗姻篤矣自仕學不明怠者曠於職以內妄者言於職以外冀以譁衆而取世資公令巖邑則知拊下爲御史則名敢言遷外臺則能執法譬若珠玉然山暉川媚在所見珍碌碌者後矣祖延從爾瞻遊有學行以太學生南來屬余表公墓而不獲辭也乃掇其大者鑱之隧道令來者考焉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心夔樂公墓表

始余通籍時輒有意當世賢豪君子聞虞部樂君
元聲者侃侃朝廷間聲稱藉甚余幸得一當也後
三歲壬辰與禮闈校士之役所薦拔十有五人今
客部君和聲在焉兩君擅東南之美以球琳琅玕
並登清廟一時賢士大夫無不倚以爲國器因得
悉封公云公諱九德字君采別號心夔少以文雄
諸生旣老以子元聲貴封工部虞衡司員外郎上
世相州湯陰人宋岳武穆王之世也武穆子續忠
侯霖霖子鄴侯珂珂勸農嘉興郡卜城隅金陀坊

家焉珂生承事郎覲覲生江夏丞邁邁生監泰州
酒庫涇涇生金部主事琳聯華國圖世載明德隆
然浙之望族矣時胡元與岳爲難乃以樂命氏自
琳始八傳爲鳴迅鳴迅生商爲東湖公配金氏生
封公公少磊砢有大節時海寧猾以獄中東湖公
公前奮曰吾固在也而難吾翁爲卽註誤願以身
代比至邑見許令天贈者慷慨白見寃狀立解散
去而公遂奉東湖公以歸于時徭賦叢沓拮据萬
狀猶時手一編伊吾不輟與馮開之太史賀伯闇

鉉部篝燈蕭寺中以大業相期許顧數奇不售乃
日討兩子而訓之教飭謹備注意鐫厲威不廢譙
訶倦不知游息迨兩子連翩鵲起而後公喜可知
也公執二親喪禮不過而哀有加於弟九臯友愛
彌篤不難以愛子和聲後之隱之親終輟事興悲
稚春敦族兒無常父稽之前牒公無愧焉季金聲
與余兒尊生定交於成均亦以文行負雋聲公父
子間自相師友處則訓之學出則教之忠昵昵昕
夕俾各發聞於時初兩子之令巖邑也公一再臨

眡聞風謠藹然輒色喜已兩子訊斷時倚柱聽之
又未嘗不爽然也蓋公籌閭閻疾苦不啻觀火然
適得兩子以成之邑人戴兩子爲衆父而戴公爲
衆父父以此久之元聲登朝持論嶽嶽數與世枘
鑿尋以島夷封貢之議迂要人竟拂衣歸旁觀者
或疑公不樂公顧更以爲愜也居恒與人語莊而
氣和無藏怒無懌容日厚施而薄入以爲常以萬
曆癸卯十一月二十有二口卒距生嘉靖庚子十
二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封安人張氏某年

所賞齋 卷之二十七
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嗟乎太丘之仁隱約於一時而紀謚羣泰貴顯者累世公起詩書之廢疾而世莫見用蘊經濟之器業而人未蒙福安知非留其羸爲來者地邪况公重義而無固於位也故子獲遂其強直秉節而無疚於利也故子獲就其廉明卽謂以用公可也玄堂有歸宗姻咸會素車丹旒徘徊增哀請纂懿行聖於後人爰撮其大都表於隧道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萬曆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公負人倫鑒擇計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有以自異者久之與公遊益聞然篤行君子也嗟乎吏不受昧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訑見於顏面宜其一節之鮮終而又何以論於其大余以是歎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爲不可及已公年六十有八以癸卯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諸子將葬公州孔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惡

能辭公諱朝瑞字子禎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
三入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
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卽捐坊金爲倡釋褐令
安丘臺使者以治蹟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
補鹿邑令公至益自發舒賦溢額蠲之士蕪蔓不
理闢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遏
姦宄爲急邑疆半侵於衛人民苦虛賦公履畝以
覈復侵地七千餘頃於是公聲稱奕然著三輔間
矣以令高第徵次當補給事中御史而時相銜公

著書有所刺譏僅遷南行人司副已轉計部員外
郎晉郎中凡鈔關板閘之役以膏脂名者力辭不
行時時典衣稱貸爲朝夕費至事關大體則不憚
悉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爲儲胥其民
而衽席之甚具會歲饑穀涌公出帑金貴糴而平
糴活饑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日圯公葺之
更拓爲書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儒貯載籍以教
語具崇正書院志中遷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
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

所賞齋 卷之二十一
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
八可已二可患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
因調金衢而總河糜度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
朝論翕然多公居無何湖中民變起上下囂然
復假公叅知以填之公居湖黜貪殘吏壹以清靜
爲治若義倉義冢善政具舉而止礦一疏先諸司
爲民請命貂璫卒詘于輿論者本公首倡力也召
爲南京兆丞再遷鴻臚寺卿會黃河西徙漕綱爲
梗公以分淮導黃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旨塞

黃堙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堙口不塞則徐呂水不
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讐
夷莫決公引疾乞骸兩奉 旨慰留給由復職攝
南京兆公再蒞事風清弊絕民以救寧念士貧無
資前爲置田者婁矣至是爲鉤陳牘按伏匿得五
百金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時貢院之前築
避雨舍徙甃治衢不欲以霑體塗足爲多士患也
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爲未備檢括史
志增至六十餘人玉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一

編以垂久遠其加意風教類如此累推光祿太常卿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仕旣通顯敝衣糲食終身不厭故廬湫隘不蔽風雨卒之日筭無遺金賴南中好義者奔賻始克成殮夫世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亡子惟畏人之不知也自非然者或硜硜堅瓠無當縣官用公廉而不伐業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涖政殫竭心力至日不暇給或遇國家大計意氣激發侃侃亡所避雖賁育莫能奪也公氣色恬穆鮮所見喜怒乃至

違上守已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庶幾社稷臣之風而廉吏不足以槩公矣平生面目嚴冷交游間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敷歷三十年不以竿牘一通於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亡悔也事伊湖公色養備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名賢家訓于末創祠堂義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養以正復推其贏於周親閭黨咸被焉昔范文正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而盡其力於施貧活族間如公之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難已公淮安海州

人考諱杲卽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嫡母孟氏繼王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氏累封恭人子三人應濯應泰應濬皆諸生孫一人所著三集外有孔門傳道錄禹貢本末皇明貢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錄鹿邑縣括地志兩邑節愛錄金華荒政鄒魯水利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若干卷公旣歿都人士思之不置謂公清畏人知如胡威愛而能誨如子產爭傳誦之猶若未悉其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賓給諫祝公世祿

擬具公事行請贈謚于朝未果余故忝史職有善而不彰罪也爰掇其大都表於墓俟諸君子以次而舉焉

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道明余師憲副霓川公弟也憲副公以文章顯於時所至輒有聲蹟於家庭友愛最隆也余因得與道明定交垂四十年不幸余師逝猶有道明在也而復相踵以歿痛可言哉道明子自郇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啟君配玉令人之兆而合葬焉屬余隧

道之詞余不能委也按狀君沈氏諱啟南字道明
先世自汴來隸浙會稽久之徙嘉善又徙秀水之
長溪今爲秀水縣人曾祖諱度祖諱復封徵仕郎
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諱謚嘉靖己丑進士給事
刑科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配
亦盛氏封恭人恭人舉余師憲副公諱啟原復納
潘孺人貳室而生君君生而白皙豐下聲如洪鍾
甫二齡石雲公爲遊一山王公女而聘焉及六齡
則延文成高弟王明谷者爲塾師石雲公旦晚間

與講良知之學君從旁竊聽了無倦容石雲公奇
之八齡石雲公起僉江右憲事退食之暇程其業
于匡廬潯陽署中頃之石雲公疾亟請歸卒于家
君纔十一齡耳哀毀骨立不減憲副公憲副公閱
君早孤身爲督教至與同臥起君亦莊事兄若父
不敢小迕自是學日駸駸進矣十五補嘉善學弟
子員十八而迎王令人以歸是春憲副公成進士
留邸舍君以弱冠攝家乘二十而遊南雍不售歸
益發憤讀書兼晝夜不怠三年復就試南都乃是

所賞錄 卷之二十一
科世廟允言官議用南北部郎充同考而憲副
公以水部應聘君於格當避遄歸潘孺人恚曰而
兄獨不一爲若地乎君從容進曰遇合有命且兒
業未成後舉可待也潘孺人乃釋然後盛恭人從
憲副公入蜀邁疾而終君聞訃大慟經紀喪葬事
甚豫及旅櫬還執喪如喪父時人咸稱其孝云服
闋與憲副公家居數載詩酒相酬和事相商略疑
義相質難怡怡如也而莊事加謹每燕會不敢與
均禮已而憲副公出叅魯藩貳秦臬三事奕奕在

望而子茂仁且讀中秘書稱清貴人無不榮之君
特持盈滿懼移書憲副公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父襲金紫子入承明盛矣曷不效鵬之六月息乎
憲副公遽思乞休疏欲上遽中蜚語得調歸謂君
曰悔不早用仲言以是益重君是時君業厭公車
業而二子且蘄蘄見頭角矣遂出篋中藏書付之
而自入貲爲大官丞非其好也憲副公及茂仁時
時勸駕輒曰兄老矣得昕夕從游以灑掃先人廬
冢於願足矣遂止不復言仕亡何茂仁歿憲副公

所賞錄 卷之二十一
繼之兩孫在孩家一倚君辦數年間庭宇甚除疆
畎甚修賓祭敬恭僮僕趣和亡不如憲副公在者
同母妹二人一適項一適盛各具千金裝盛早寡
煢煢二孤君請于母潘迎歸養而置其子家塾與
二子俱孤之無隕墜翳君是賴項氏家郡城旣而
擬遷于鄉潘母謀諸君君割義溪之故址居之堪
輿家稱此吉壤無輕擲君叱曰是吾母意也况女
弟居卽吾居耳何靳爲立檢地券以授巨豪某者
與君構隙相敵仇令朱耳熟之會臺使者行部檄

邑長吏條姦猾主名以上次第論鬼薪城且于是
令密召君語云若今且得當亟列豪觔法事以來
君搔首曰豪扞罔固應爾下石非余志也請辭豪
遽獲免歲嘗大侵偕憲副公大出困粟周族屬他
金魚而甑塵者賴以舉火無慮數十百家君兄弟
皆以厚德爲鄉人所推戴以此居恒服御無所芬
華衣常三澣或以鮮衣進輒謝去曰吾固不樂此
也不劇飲酒至留客必極歡談詞如雲愈叩而愈
出然必軌於正撫二子甚慈而不輕假以色笑喜

所賞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觀書尤嗜莊子得其意而善用之榮辱誹譽不輕
動自邵嘗兩舉弗果與論頗不直忌者君置之不
問曰固有命耳晚趣竺乾之學傳燈一書手自丹
鉛節略勒爲一編時自緇閱冷然會心簾閣據几
若終日不知人者別自號澄源居士且榜古句于
扉曰閉門客至常疑病滿院花開未是貧噫君之
意遠矣所著有市隱草遊燕草溪居草若干卷生
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卒萬曆甲辰十二月
一日享年六十有二配王字仲子考卽一山公刑

部主事諱愛妣賀氏封孺人生嘉靖甲辰八月二
十日卒萬曆丁丑五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四相
儷二十年君念其賢爲終身不娶語具墓銘中不
具論子二長自邵娶卜氏仲自邵娶潘氏皆太學
生女四長適周應備宜春縣知縣次適陶元棻又
次適項德明又次適樂金聲皆諸生孫男五純祐
純福純祐自邵出純祉純禧自邵出夫天地無窮
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
見也於萬物奚擇焉君一托於義而終身安之里

所實錄 卷之二十一
三
開頌其仁宗族歸其厚簡策播其文雖謂爲不朽可也沈氏自給諫以來三世有名爵於朝而君學行能不愧其家世余因卽狀而撰次之授君之子以表於其墓

蜀府紀善雙山馬公墓表

駕部郎馬君與余交其尊人雙山公集余得而讀之蓋居恒喜怒憂悲過從游眺靡不見於詩溫厚典則而不乏韻度藹然仁人之言也君一日詣余曰先人墓木拱矣而微行未章燁如之罪也願徼

一言表於隧道余又曷辭按狀公諱繼龍字雲卿別號雙山少卽知刮磨幼習委已於學年十四選爲弟子貢每試必居高等學使鶴田蔡公默泉吳公望臨一時皆奇其文往校他所亦挈公與俱歲丙午舉於鄉四試禮部不售歎曰親老矣可擇祿邪乃謁銓補成都仁壽令至則務惇大捐煩苛縣有治聲會 三殿災采木使者旁午於道遠近騷然公曲爲之畫事集而民不勞御史董公業首薦剡矣乃黃公昇用司空敦本事逢迎者以嚴急相

高公見謂爲遲緩竟摺撫他事劾之司功謂兩臺不當異同例也且事無左驗奈何太宰曰蜀有巨役吾不難詘一令以伸主者因擬改用公屬外艱奔還卒喪補重慶學教授日以經術造士請益決疑人人得所欲以去嘗識蘇兵憲兩楊給諫芳於諸生時人多其鑒云攝合州以惠政聞頃之真守至移攝涪州白蓮盜起城內外皆驚動公爲設方略嚴守禦人思自奮州苦無井民大困公浹旬而穿十餘井中恃以安自是盜衰止郡守二浦程公

曰馬君一方長城也涪人自閩歸艤舟城下仇家誣其賣城納賊宜論死公一鞠立出其人而致仇人於法舉州以爲神江津富人貌奇而多金或指爲盜魁左右乘間言富人無罪願以等身金贖者公叱曰三尺可鬻邪尋察其枉也遽釋之富人請輸金如約公曰生爾者法也非我也亟去無污我當是時公賢聲藉甚未幾遷蜀府紀善公臥家未應蜀王聞公名特以書趣行公慨然曰仕貴遇主耳且蜀少陵舊游浣溪諸勝吾所樂也起就官王

待有加禮公感知遇多所補助王自以爲得公晚
上書薦爲長史未命而左史某至聞之輒與公搆
爲蜚語中公賴王力爭之僅得免歸王所爲寵行
者備至諸宗洎文武寮貂璫諸人皆出錢國門瞻
望咨嗟至不能舍去前此所未有也先是公去合
三日而城破及是去官一日而解燬若故脫公兵
燹中而爲之地者吁亦異矣抵家課子外一以詩
奕自娛家故多貲以好施予中落迨罷官垂橐而
歸意泊如也平居恥言人過卽意有違拂不形於

色所入與諸過逢飲酒笑談窮日夜不厭費盡不
復問族屬寒饑逋負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嘗曰
吾無以貽家但使方寸無恨可爲子孫藉耳故公
無崖岸斬絕之行歿十有九載而人思之如一日
也以此曾祖諱文明祖諱德齡考諱榮上世居大
理其徙永昌也自德齡始配閔氏子男五人長汶
川令翰如次邑諸生健如次卽燁如駕部郎次邑
諸生翔如鏘如孫廷雲廷錦廷飛廷黃廷翼生正
德辛巳正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丁亥四月十八日

序賞錄 卷之二十一 三三
享年六十有七葬邑九隆岡之原夫用以識鑒爲
急公能拔兵憲若給諫於稠人中何難事功哉而
顧中於讒以老彼左史之相軋無怪也司空以小
失其指至污巖人之平生以佐其喜怒卒使佞人
高張而良士頰首亦足悲已然公嗇於用而不能
不昌於其詩阨於身而適橐其餘以遺子孫未爲
不遇也余故論著公本末伐石紀辭表見於來世
庶幾以慰公於九原

江母楊氏墓表

夫成周盛時有師處珉女教一時窈窕婉孌之姿
相錯而出至今讀其詩者油然興仁孝之心以是
知聖人之爲教遠也新安江君東鳳母捐館日余
友沈太史旣銘其墓至是復委余撮其懿行表之
隧道蓋十有九年而孺慕若新儻亦有風人之義
乎則余曷辭按狀母姓楊新安望族父彥綱以貲
雄於鄉母幼生富室深嚴靜密闔以外未嘗錯半
趾父母愛之久擇對未得時指使明威將軍潔方
授書左塾一見喜曰真吾壻也命媒妁締姻因委

禽焉及笄歸將軍退默不敢與諸妯齒諸瑣細必關冢婦卽有所不堪夷然當之將軍在兄弟中以才名父令主辦賓客母拮据中饋所需立具將軍名坐是日起姑楊病醫藥罔效將軍夜禱於神請以身代母聞而泣曰姑吾母也夫吾天也倘疾可移吾何愛於眇躬因易禱辭願以未盡年益姑而無以姑故及夫是夕室中若有神冉冉而降異香襲人明日霍然疾良已姑老益善病羞藥餌滌厠踰不以勞與垢一屬笏女奴姑濱死謂母曰爾孝

養吾久願畀佳兒以報母生子二十年不復娠一夕姑見夢抱一兒畀之是歲果舉東鳳時謂爲孝感所致云將軍仲兄坐註誤繫獄中故萬方爲脫之仲出而橐如洗母盡出嫁時裝業廢著不數年家饒於前無何仲卒母撫遺孤如已子孤天又撫其子如孤有諄謾者曰置之是不足校也性澹泊自爲婦長子孫賽若儼若劇紛然在門家人趣出觀母一切謝絕無異處子時至家祭則躬刀匕視鉶豆雖老不任勞猶宵衣部署之祭儀舊雜土風

東鳳長讀禮采先正書緣飾歲事稟於母時方病
令兩婢扶掖就觀喜甚其心會於禮類如此歲終
必命鳳存諸故人周其匱乏以緩急告者輒爲解
簪珥濟之不責報居恒教鳳兄弟及諸子婦必歸
於正女歸吳氏婦道甚修每問訊猶拳拳訓戒不
置里閭興廢事幾隱伏母與將軍策之不爽毫髮
將軍以令名始終母左右之力居多生弘治癸亥
五月六日卒萬曆戊寅八月十有六日享年七十
有六嘗謂國風所載草蟲雞鳴靜女諸篇率家人

女子之常非必柏舟載馳遭罹厄會以著其奇也
而皆爲聖人所不廢若江母者婦也而任子之養
母也而兼父之教未嘗過享有家之奉而饜於有
家之勤槩於草蟲雞鳴舉無愧者故余爲表之附
於彤管而仁人孝子之意庶有慰焉

丁母黃孺人墓表

丁母黃孺人者真州黃一琴翁女也黃之先某以
諫議著至翁尤稱長者生孺人端淑婉孌心絕愛
憐之而海陽丁長公子昭時行游江淮間美丰儀

言論侃侃翁一見以爲奇因鄉人請以女妻焉是爲黃孺人孺人歸長公踰年業舉伯子矣已進一媵則舉仲數年孺人復舉季子孺人皆躬鞠之雖鄉之習於丁氏者不知其異出也長公不侵爲然諾而精盍研術發輒奇中一時推爲祭酒當其時座客常滿孺人洗手治具靡不咄嗟辦者長公慷慨好奇計常思一當縣官用會兵事起度支絀主計者議更鹽筴令時論洶洶長公心動孺人輒前吏之曰微公誰其一言者長公因上書部使者條

具利害甚晰卒罷河鹽遞運而就城新城衆乃定部使者拜長公爵一級表其門而邑大夫咸折節禮長公矣長公益好行其德義聲噪於江介無何一疾不起諸孤長財十齡弱者在襁褓也孺人痛甚矢自絕以殉黃翁哭勉曰若不爲諸孤地耶何以藉手慰地下孺人意悟始強食而亟謀歸葬盡挈諸孤行或謂孺人黃翁固在也亟歸何爲孺人曰天乎吾夫歸骨故土未亡人不卽從死而忍遠丘墓跳身異境也吾其代夫子以養使孺子就學

仲父畢先志於願足矣歸則昕夕治甘毳奉兩老人
人懽而家柄盡付之叔三孤次第受經義孺人以
其間臨視之稍怠輒泣曰吾所不齎恨以歿者徒
爲若等也以故諸子感其言卒有立云或謂丁氏
業拓于長公宜早自異孺人恚曰丁爲海陽義門
若顧欲墮公藝家聲耶叔聞之愈益感勵卒教三
子俾有聞者不忍負嫂氏知也孺人自長公殂屏
色澤卸華綺笑不見斷步不踰闕者終其身疾革
從容與諸子訣曰吾可以下報君子矣神色不異

平時蓋翛然委脫而逝亦異矣哉孺人生嘉靖己
亥九月八日卒萬曆甲辰五月二日年六十有六
子惟曜惟暘惟暄皆遊太學有雋聲而季尤工古
文辭與余善以某月某日厝孺人水百漚之陽乞
有銘矣復詣余曰敢徼一言表于墓道余讀詩知
周公侯士大夫之妃以馴德淑行相君子而王教
藉以有成晚近世其風寢微矣孺人以順爲婦而
接族親以禮以嚴爲母而拊膺御以寬是時長公
負義俠名而曰吾能不以家爲恤者內之助也故

所賞錄 卷之二十一
聞者於孺人莫不欲其有後而諸子果以材稱於世嗚呼賢已孺人子姓婚嫁語載志狀中不具論予特掇其大者以附於雞鳴鳴鳩泉水諸篇令來者得以觀焉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少司空徐公以忠清亮直爲時名卿乃先考妣之德實有以貽之封翁事行業有七尺石巋然而揭於松檟之間爲人所習覩矣一日司空公過余曰頃藉天子寵靈不腆母氏由安人進稱淑人後

先拜 勅者一拜 誥者二錄勞閔孝褒及幽遠恩至渥也子其一言表於隧道庶詔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忘余稔知淑人賢則惡敢讓按狀淑人姓王氏宣城紫溪人王父舜父楠世有隱德母楊舉子女各一女卽淑人少婉嫻清令父母奇愛之嘗曰儻汝亦子也當待汝而大其門歸封公時家食貧淑人不以新婦難力作煨煬井臼之役一出其手事舅若姑備極色養一切服御食飲必當其意舅疾革時謂曰有婦如此死無以報願新婦之

得婦如新婦所以報也封公性嚴急淑人委曲而
以意當之咸恣而飭封公時爲解顏及舉司空兄
弟食指日繁淑人勤女紅以輔其闕夜分呱呱者
繞膝泣念不足當明日不敢輟也諸子稍長就外
傳淑人則色喜操作倍力資其羸以饌先生酒食
每靜夜諸子書聲與機杼相韻人以爲美談頃之
司空兄弟公車業就補諸生淑人色顧莊曰謂一
博士弟子可竟女耶母寧尊修其德業而稱賢人
君子者乎甲子司空登賢書戊辰成進士起家建

寧李官淑人時時從封公以清苦督之一鮭菜必
問所從獄具必問所平反幾何司空以是精爰書
所讞決必準律而參伍以情稱建無冤民者比比
也淑人乃歡然一進匕箸矣尋晉南工部主事父
老爭攀援不得發尋改吏部晉郎中出爲河南叅
議迎養淑人郎中司空間有疑難不卽決者取淑
人片語立解一以文綺進輒作色止之曰自爲汝
家婦食其力而憂不給今日含飴噉炙胡不足而
以此長物爲且自爾入官惟無所建樹以虞官譏

所賞齋 卷之二十七
儻以我而失民心所損多矣司空跽受教節益加
礪卽所至不敢以方物獻明年司空晉山西憲副
念二人垂白不能扶侍行遂乞歸一意侍養淑人
故無恙也而司空時怵怵心動亡何淑人抱疴竟
不起遡生正德十年五月七日卒萬曆九年十二
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舉五丈夫子長大猷次
大任卽少司空次大化次大望舉進士爲番禺令
次大年孫男十二人彬彬稱其家大都淑人之爲
人也事舅姑夔夔然接娣姒怡怡然御子姓秩秩

然嚙笑有嚴中懷則融逾嗇逾羸旣穀且豐有子
頎頎蔚爲時宗 王三錫命高朗令終天之報淑
人者何如哉夫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夫
過者式焉而謏劣奚以任之雖然以余從事淑人
之身後而奉揚 明天子之德意以垂亡窮史職
也是以不揆而爲之辭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七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八

墓志銘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之圖山學者稱圖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為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湖州府訓導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歸二十八年為萬曆庚辰八月三十日而公歿距生正德戊辰

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爲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爲人慷慨有大志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邁徐方伯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于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沒爲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閩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兩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爲怪也見人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

可一引而盡有世所顧瞻回互不欲人知者公輒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之一映而已居閩數年節縮裘飪計積俸若干友人顏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耶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在所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毗陵唐應德稱學知嚮方者以公爲最著而晉江王道思尤以人之有亡繫公去就今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旣篤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

所賞齋 卷之十八
依有名其說者卽詐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托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卽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於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覲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

昔有餞女者曰慎毋爲善女曰然則爲惡邪母曰善尚不可爲何況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下衰而士也之智爽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君諱任從氏字子重先楚承天人國初徙太平之繁昌逮洞峯公旦且七世而生君君少以縣諸生

入太學久次選江西按察司照磨二年晉湖廣黃州府經歷未幾中讒者以原官報罷歸七年萬曆丙戌九月十四日君卒距生嘉靖庚辰正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劉氏子正思正懋女二嫁太學生管一鵬李爵君弟太學生仕以明年正月八日葬君冲天井之原而率其兩子丐余銘先是隆慶丁卯仕從余學君始與余交嗣後投分日密無歲不過從談笑然自通籍至罷歸數年不聞問知其病也余方嘆息昨乙酉僕被攜兩僮奴見過

覩其貌不覺愕眙久之驚定相問勞如平生悲喜交集也君身長八尺望之偉然神氣謾謾至是鬢毛雪白齒落而神耗矣又苦血疾一吐或一升不止余心怛色奪君猶欲登泰山抵薊門晤少司寇耿在倫先生而還余力止之留一月歸繁昌濱行期歲一再過余曰君苦多疾羈旅非調攝地也君笑曰吾非朋輩食不下口安能齷齪對妻子終老鄉閭乎余又嘆君之形憊而志在也嗚呼孰知君竟止此哉君少負奇氣陋博士業不中用又視里

人無可意者其遊太學意以徧交世名士廣見聞也性嗜書奇編輿帙不惜重貲購之至節縮裘飪以足其好天官律歷戰陳醫藥太乙奇門遁甲六壬皆探得其要異以其學待用不錄錄止也而世竟無能用君者獨時從問六壬占休咎而已余嘗同君過潯陽薄暮傍舟相尾知爲盜也一舟皆驚君占之曰漏三刻下盜且去衆匡坐以待頃之盜果去如其時抵黃安諸生薄試期占者十七人君曰獨方民昭得入試然不能竟也耿子健則辛未

登第其終場當有誤然得雋者亦終場後方耿皆如君卜以余所見卽嵩真隗炤不能絕也張用夏以計部郎謫知繁昌張甚患宵人敝風俗爬梳民瘼不得要領二三年間掎擊姦凶興除利敝井井矣邑人歡喜誦說君陰贊力請爲多退而默不以語人雖子弟莫知也胡別駕劉司理雅重君時以事咨君語不及私而贊成其美一如張公其爲照磨經歷無不殫心力然束于職不得施用罷官時聞劉中丞用兵嶺東西往訪之翼一騁其奇時岑

谿賊賽勢張甚中丞以屬君君單騎諭平之中丞大喜過望厚齋送以歸平生嚴事者耿先生其綰帶交者子庸兄弟夏仁夫王郡丞德孺周參議子敬鄒憲僉汝海居常問候往返不憚千里賢者親行者卹具餐授館至減產贍之不爲悔嗟乎若君者可不謂賢乎君心思挺出陳編宿說貫穿披剝而不以飾聲律資進取吏道敏給鈞深應猝投機立發而不以驚耳目博稜名明師良友追隨講解議論文墨之間宮動商應笙鏞錯陳也而不以干

權勢厚黨援若是而不謂之賢吾不信也君將歿子弟問所欲君曰無之第以銘文請若師吾願足耳噫君之望余深矣而愧余之不能副也姑撫平生大指刻于墓以記余之哀而慰其家人銘曰
世道日喪士習卑卑繭足里門數米而炊君獨奮興翩翩豪舉脫穎一方結交千里學種行績業就其材就之甚難莫我肯培名疇中窾實迺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龍江之許杜若空芬歲過有約拏音不聞連屋者書思玄有洞二物則存誰知余

勳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廓畧不受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而君意主質行余懶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遊往來若無一不爲反乃其游驩然兄弟不啻也於乎余方賴君之余輔也而君遽去余也哉君歿且滿歲第期若朝將葬君萬歲嶺之原而以狀屬余銘嗚乎余忍銘君日君病不能酬對而第匡坐

見余曰知己難嗚乎君知己余矣忍不銘君君先世武強縣人元季有德新者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徙和東華山北因家焉德新生鵬舉永樂朝以人才授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暉景暉生春封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配王而生君君性孝友年十三念封公拮据之難去博士業佐之日持籌無休時衆且易君少乃封公業隆隆起矣君日具滌灑順適封公而以其間結納賓客問遺造請以爲常歲丙寅君兩弟以余師

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間歸持余說告之君大喜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寺序班在焉一見恨相知晚是時君喜客益甚顧門無俗士之駕座多賢人之屨矣京師士大夫淵藪分曹而仕伏軾而遊者不可勝紀有名學道者君朝至朝聞夕至夕造士當倥偬羈旅不廢講究游從之適者以君爲之主也時周都峯先生倡學奉常君特嚴事之而與余友張吏部用夏詹文學孟仁李客部維明管僉憲登之所切劘者尤多賢

名藉甚居頃之補餘干縣主簿同志或唁之君曰若薄餘干邪異日者以所聞微試之亦可不負吾學矣簿職縣糧故事民不自輸而役人相蟠據爲姦積逋滿六萬君單車詣村舍集父老子弟諭之民始知前人侵漁多大不利已皆驩呼請自輸而爲姦利者悉得罪去有奇羨或諷君報官希薦剡君曰吾忍以膏血之餘自爲功邪卽分還其人罷之縣當水衝郭外捍以大堤數十里而鄉薦紳多負郭田堤壞輒役縣夫治蓋小民食其勞而鄉薦

所賞齋 卷二十八
紳有其利故積歲無功令憂之一以屬君君曰是
易耳乃履畝出夫并爲部落法勒之不十日堤告
成令乃大才君此兩者皆百世利也而下不悅於
縣役上不悅於鄉薦紳而監司者常寄臧否於其
口於是君以飛語去矣然君意以講於師友者試
行之不爲宦達故奮焉而出於此君旣歸人意其
稍衰沮君更以得縱意問學爲喜輒走楚稟學於
耿先生君自丙寅脩身臨政脉脉以先生爲程至
此始執贄稱弟子焉留數月學益進濱行以愛衆

親仁語相勗自此諸瑣細悉本此兩言族子故相
讐族子死遺孤皇皇不能持門戶君曰衆且愛之
況族子乎力左右之令就衣冠貧而穎異者資之
成博士弟子不能婚者具六禮聘良家子室之蓋
君接人溫溫而察乎賢不肖甚詳于善良貧弱撫
卹尤至非獨學力亦天性也君本以積著發家乃
聲色玩好讌遊之娛一不槩其心而第用之扶危
振乏尊賢養老間非所謂富好行其德者邪昔子
貢廢著粥財於齊魯之間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也然子貢結駟連騎卒成夫子之名亦何
必褐衣蓬戶乃爲愉快乎哉故余有回之簞瓢而
愧其樂君如賜之饒益而進于禮余不及君明矣
豈嚮所謂解悟者爲蹈虛而質行者爲近實邪君
諱朗子晦其字生嘉靖庚寅八月十九日終萬曆
辛巳正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張繼吳子二
爾升爾爲君自禮部儒士選鴻臚寺序班終縣主
簿然君名起鴻臚時故稱者第曰鴻臚今因而不
改所以志也銘曰

我峩子晦玉立脩髯句傳賓設朝儀具瞻泚愛而
親旣孝且友子學余銘千載不朽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墓墓志銘

方君諱茂字子實其先山東濟南人洪武間諱鄭
者爲滁州學教官靖難師起不得歸卜葬歷陽因
家焉再傳而生偉偉生天俊天俊生德德生君君
生長軀美須髯方頤豐準望見者皆爲懽然幼勇
敢多智畧讀科目書不就嘆曰嗟乎士無不見材
安用此齷齪罷吾身爲去而操巨觔鬻鹽淮陽間

戶賞齊 卷二十八
貲大起又督家僮種作城西南田歲積谷千百斛
君環視其家日饒貧交疏昆弟輒散給之鄉民來
稱貸亦時有縱舍子母錢不盡讐君不問也種作
暇或怒馬出柳下立標習射以爲常君旣犖犖儔
黨中又以貲雄於鄉州刺史廉其材可籠而用也
拔爲陰陽典術則時時囁投之州濱江巨盜乘江
流出沒君攝巡徼事因羣所部士練之州之人笑
曰若卑卑耳安用此自勞乎君微應曰吾有以用
此也亡何州獄囚破釜爲刃裂裳爲旗斬一獄卒

走刺史以下股栗莫知計所出急呼君君策之曰
橫江者東采石姑孰西留京也今倭寇方熾上下
戒嚴去則投虎口矣賊必奔梁山奪舟張帆望九
江彭蠡遯耳乃令壯士前伏道傍已從後躡之果
遇賊矢發斃一人又發又斃一人賊衆驚走遇所
伏壯士前起射殺一人生得五人共俘獲八人餘
賊奔左右欲奮兵追之君曰賊窮寇也且公等力
罷少休矣因罷不追第飛報刺史益兵四捕之餘
賊盡獲刺史大奇君上其事憲司犒以金幣羊酒

君笑曰是足爲乃公奇耶君少思以其材馳騁當世困不得施用一混於酒以自豪蓋無夕不飲亦無飲不醉別業在臨湖門外常往遊其中或散步丘畝蔽長松哦小山招隱詞感慨激烈命酒獨酌曰吾其終老此野乎因自號西野翁以見志云平生好遊嘗七至神京三遊蓼嶺兩登泰山最後語人曰吾年踰半百道裝已辦俟兒歸盡付家事老足一登紫霄峯不復下矣時君子守仁方業太學未還也一日中酒疾作竟卒嗚呼惜哉昔朱公挾

崖研之筴以其五霸越滅強吳而用其二於積著譬之貯火於帷光燄閃爍不能自掩抑也君材試於積著種作者二試於捕斬亡叛者一乃其酣嬉淋漓長歌林樾踞天門觀日出絕叫瞪視其胸中之奇傍人不盡測也嗟乎世材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材可勝道哉君生正德丁丑九月十七日卒隆慶己巳八月八日年五十有三配張氏有賢行君以豪舉名而張劑以約斤斤務繩其子於規檢從余遊數年未見其一失色若足於人者稟母教

所賞齋 卷二十一
也君歿十七年張卒得年七十子一卽守仁娶劉氏繼金氏王氏女四嫁爲盧宦范瀾劉繼武王一聘妻孫二鬻覺以萬曆乙酉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合葬州西望舒門外四都祖塋之次守仁先是踰江泣請銘余重違其意且竊有感於君也強爲之銘銘曰
其材也信其伏也詘詘信冥冥理焉攸出望舒之東鬱鬱高岡同歸者妃于焉永藏

唐居士貢之墓志銘

居士者浮屠法春秋八十有三卒葬安德門石子岡徐家凹八年所矣秀才張奎妻居士女孫萬曆甲申冬偕寮壻姚祖舜謝石徘徊丘壠間久之意其坎痺嚙於水相地山陽改厝之而丐余爲銘余嘉秀才之風誼而且有感於居士也爲敘而銘之居士南京龍江左衛人考源妣聶配施生子高卒無嗣女二爲沈資李胤妻女孫三以弘治甲寅六月十四日生萬曆丙子三月四日卒甲申十月七日葬銘曰

君名富字貢之生三歲爲孤兒幼自豎操羸奇致
萬金聚能施阿蘭若大修治牛頭巖燕子磯善世
門繖山湄遠朱方近幽栖金界地石作楣紺布殿
丹流墀三寶地生光輝齋萬僧予百禪飢者飽死
有歸其名聲動素緇古朱公散財時念厥始猶難
之況世人數米炊捐一錢死不爲視居士何恢恢
我爲銘詔來茲石可泐歲不移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合
葬墓志銘

代耿師作

余嘉靖間以御史督學陪都嘗簡郡縣士殊異者
羣之金陵翼有所就追還古聖賢之學和州高生
期以選至覩其容循循樸茂人也甲戌余去爲符
卿奉使命過和晤高翁與其季子朝時翁年七十
有七康強如六十許人其閨門雍睦卽之令人意
消也獨仲子朗方主簿餘干不及見明年躡躑擔
簦訪余於黃州意殷殷必爲善人君子者也蓋斯
時高氏孝弟之風聞四方而余目擊之與所聞語
合豈其質行厚於天者歟抑果成于學者然歟居

亡何聞餘干歿驚怛不已未幾期以兩老人銘文見屬回憶往時相晤語歷歷如昨余其能爲情哉則銘其可辭按狀翁諱春字一元先世直隸武強縣人勝國時德新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居和州德新生鵬舉永樂中以人材授成都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曄景曄配趙生翁翁生六月而父歿產盡廢賴母氏茹荼存孤以至成立故終身感愴力行孝不怠起商游至擁高貲稱素封施及貧交疏昆弟乃其初期自力備

甘毳而已不自意饒也少以貧去學之姑蘇見市書者取戴記小學舟中讀之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怒曰寡婦子何罪哉而經絕之若是已而深思之曰孤無教則易敗聖賢爲危言提激之耳自此一發齒曳足惟檢柙之歸一日同游者持之飲酒歌舞樂甚午夜忽寤曰我家有孀母忍以孤单嬉戲此因起罷去絕不復至同父兄爲族人所給求分異已復訟之官未入門病作翁聞亟扶歸親視湯藥兄感悔同居食者終其身聚族子

教之諄諄治生無本業者不能喪若婚者欲學而無資給者皆出貲佐之庚申歲大侵州民嗷嗷公捐米數百石以賑唐中丞應德旌其楣曰重義然平居饑者哺殮者藏待翁而濟者皆此類也翁讀書不多而時得捷會於言外嘗登京口望長江風濤洶涌嘆曰吾六月孤兒非母氏不至此柰何數以身乘此險乎且吾舟游吳越往返四十年而無蹉跌天幸也陳希夷語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處勿再往吾計自此決矣因買田城西以耕稼

自娛不復出日以教養子孫爲事諸子問學白下黃州間關跋涉翁聞其說未嘗不忻然樂也斯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歟洪範以攸好德與康寧富壽錯舉爲五福然始論建極錫福曰而康而色予攸好德則知建若錫其大歸在德而舍好德無五福也翁雖隱布衣而孝履敦篤門庭雍睦人第見其富壽康寧而知循其初者鮮矣此余之有感於高氏者也翁生弘治己未十一月十五日卒萬曆壬午四月十六日年八十有四以子朗貴封鴻臚

寺序班登仕佐郎配王氏有賢行公之孝謹能力
贊之後翁二十有四日卒年八十有二子四長珙
州學生先卒次朗卽鴻臚寺序班餘干縣主簿娶
吳氏生爾升爾爲次期貢士娶王氏繼王氏生爾
極次朝國子生娶班氏生爾積爾登爾積州學生
餘皆幼女二壻州人沈文炳王棟某年某月某日
葬某山之原銘曰
疇不讀書而翁讀書無虛也疇不爲善而翁爲善
樂且也咨爾後人其無諉以慰翁于九原也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予墓志銘

玄予諱光初姓金氏玄予字也爲人外若夷曠而
內行修飭不自點於利績學勤敏手寫書至累數
十帙而不夸多於人明習世故胸中洞然若數秋
豪而墨墨如不能言者嘗稱曰治民無他無擾之
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折獄鋤姦則於罪靡
不得先是歲乙卯方臬趙先生董南畿學政余與
少司寇吳君伯恒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鼎卿
及玄予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相友善已又

同館蕭寺以文藝相劇切已余又與玄予同婚朱氏爲寮壻數人之遊驩然如兄弟不啻也甲子余與伯恒舉于鄉玄予以丁卯舉維德以庚午舉鼎卿以戊子舉五人相次脫穎都人士盛稱趙先生爲知人乃伯恒維德先後登進士余與玄予因公車者餘二十年己丑余謬叨一第玄予猶抱璞不售知者嘆憤玄予自念先君一經授我生不能取升斗以養沒又不獲徼一命爲泉壤光顯親之謂何乃遂頽首就銓選得奉新令以去玄予令奉新

年餘以內艱歸少宰某邑人也生平鮮許可時時稱玄予所以治奉新者癸巳服闋赴部余語少宰令君操牛刀而蒞巖邑批郤導窾亦云勞矣願請善地佚之會遷安令缺少宰乃以玄予往而玄予之治遷安猶之其治奉新也在任二年當大覲玄予來都門數過余飲酒談笑道少年同硯席時事歷歷如昨適有他故不相見數日人言玄予病急往視之則玄予歿矣余哭之哀尋與尚寶王君出其裝纖細皆玄予手所籍記兩歲中以俸歸者十

所賞齋 卷二十八
有入金橐中之餘裁七金余約於同鄉醵錢以助始能棺噫可謂廉已尉及史昏僕隸從玄予者亡不人人哭盡哀計聞遷安則遷安人亡不人人哭盡哀者玄予操姦猾如束濕然乃能得人心如此則余所謂其簡易者可樂也亡何孤山立來奔扶櫬南歸將以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屬余志而銘之余觀古所稱循吏不獨以廉近世郡縣以墨敗者什七間有能稍飾簞簞輒沾沾自喜謂莫能誰何我者務在搏擊彊禦叢怨無辜以自標異而爲

名高令僚屬士民重足廩廩廉而劇矣玄予兩任百里之長迨歿而其廉見非以爲名也故治行平恕不爲赫赫聲能令去而見思沒世而有餘慟斯古所謂循良者非歟玄予上世家大梁宋南渡徙金陵國初諱善貞者徙吳葑門五傳而生鏗爲君大父鏗生斗配張繼史君父母也嘉靖癸丑徙金陵及玄予舉于鄉復奉父還吳君始配王氏蚤卒繼朱卽余室之女弟生子二長山立長洲縣學諸生娶華氏次山止娶卜氏君生戊戌某月某日卒

萬曆乙未正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嗟乎余從諸君游迨於今三十餘年耳癸巳余南還伯恒歿于家及余入朝而維德鼎卿之訃至今復哭君於旅舍蓋俛仰間而在亡離合之變如反覆手亦足知人世之爲幻而有生之不可常已然則余之爲感不獨游從姻婭之以也銘曰

維士之難不自爲材美矣玄予困於翼飛廉平有聞著於兩邑不究厥施而以長逝君身則逝遺澤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提

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墓志銘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勲名如杜預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聞鹿園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公歿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亡

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晤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居士世居定遠高廟起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充萬戶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晉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

生禧禧生齡椿卽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畧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日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每事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侍恭人盡啟以日所爲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苫枕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象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姊

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兒一人幸有女兄當甘苦共之每宦遊奉母就祿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爲授貲娶室比卒撫兩孤兒教之相繼爲諸生嘗卜兆得佳地卽以與弟曰使他日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頽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珪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

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旣久國計詘贏河渠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狀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

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方黃河未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

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

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鷗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顧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腹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

中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有識者聽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

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滅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歛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

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厪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

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

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傅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

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
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卽引去
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
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時事未嘗
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歿然公則可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
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練磨得悟絕
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
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

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也
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
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卽吾
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
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
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
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
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
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

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
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
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
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
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
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餽粥諸如建橋
賑饑類不可指數故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鉞鉢
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
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於

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九葬西湖仙芝嶺元配方氏督學侍
御誌女孫子二長謙甫貢士娶兵部尚書張公邦
奇女次卽達甫能世其學歷官廣州叅將娶禮部
侍郎黃公宗明女孫女二長歸杭州衛指揮吳懋
宣次歸郡諸生吳思道孫男一邦孚山東都指揮
使司僉事嗟乎公晰理窮微細入豪芒而臨陣出
奇有賁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軍風走電擊不可
狎視而禪榻茶烟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

於物不留而暴尸徇國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內施總之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蓋加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萬怪千奇哲人崛起濯纓其涓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歸儒孔孟我師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紆石畫旣富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遇蘇門

擐甲揮戈以一枝伯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城人曰壯哉公心靡盈驅民予敵寇是用張何如收之以弱爲強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濫觴文經武緯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明故龍田包翁墓志銘

臨安包君見捷以萬曆己丑成進士其秋改翰林

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明年三月十有九日君父龍
田翁以疾終於家計至吉士君踊擗欲絕賴朋輩
寬譬之乃克徒跣以奔翼謀於兄以某月某日葬
翁某山之原而翁世系行能卒葬則屬不佞某次
而銘之禮也翁先家淮西系出宋孝肅公後徙宣
城至關壽者以謫戍之滇包世爲滇人自此始關
壽生雄雄生政政生昊昊生潮配潭而生翁爲蒙
縣諸生若干年謝去鄉人推翁長者銘曰
維滇包氏自祖壽始閔姪不任輒代以戍迨潮五

世家問寢隆賑窮扶義實始生翁翁諱萬化春夫
其字少稟異姿拮据文事滇雲阻遼苦莫購書翁
手繕寫千卷以餘有文弗售衷乃不累名齋靜修
翼以見志事親色養怡其天年八十齊齒華髮連
翩族大以疏厥生榛棘捐貲佐難報怨以德曰能
耐辱不能辱人唾面自乾蓋以書紳有復其家鬻
金糴粟翁曰往哉甌勉以續兵興山菁轉餉趨起
翁不辭勞殫力以輸寡門外交交必端士人過耻
言言善則喜彈琴道故濁酒盤桓奉身儉薄施用

靡慳厚積於身以符令嗣有子成名翁乃卽世種而弗食天道謂何積善有慶所餘者多壽七十六二子女四伯曰聯捷見捷其次伯也績學敏有詞章次公奮飛館閣翱翔吐其華蕤配實之美將潤帝猶深閔卓煒本濟任國氏王若張謝訓樊源皆壻之良中外彬彬一出母李終惠且溫克相君子爰以庚寅困敦之月歸翁玄宮山之穴維翁靜篤不苟笑嬉隆親範後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長者顧語兩子道當爾也謂登上壽以覩封章

一疾莫瘳遐邇盡傷呌天天遙笑笑歸子晨星夜猿間關萬里有櫛有松鬱乎中丘誰其銘之太史弱侯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公之葬已三十餘年孫湘潭令繇壬辰進士起家以父命手自追狀請志銘于余是孝子慈孫之志也按狀何之先占籍楚麻城徙蜀富順則自諱紹六者始紹六傳四世而有贈太僕公是爲公大父五世而有觀宗公是爲公父配母羅安人以

弘治辛酉生公公_在有異質五歲時太僕公坐之
膝上辟_咄授古詩文千餘言輒成誦及就里塾師
受尚書輒能問奇發難師爲之遜席者再八歲從
觀察公之邑詰以禹貢四瀆支脉一一數對如披
水經無爽弱冠爲儀封王子衡公所賞識補博士
弟子員嗣是凡九應省試輒報罷投筆嘆曰以我
蚤夜唯是弗讀父書墮家聲之爲兢兢也潛心下
帷亦旣不遺餘力顧將卒焉囊中不獲脫穎而出
命也夫則又安能必與命角而白首牖下喁喁作

苦爲繇是盡屏博士業覃精理學友人劉西峯氏
得邵子元會運世之學公從之盡其指授著先天
經世并曆理管闕數萬言自謂當與郭守敬齊驅
祖冲何承天以上不論也語具載集中德清蔡公
汝楠武陵蔣公信並陽明先生弟子先後按蜀亡
不加禮遇公者蔣辟主四賢書院不就蔡則下榻
三瀘之陽與語三晝夜而別毘陵唐中丞數相貽
書論弧矢圓筭測望橫立差法甚悉而趙文肅公
尤與爲石交每見_亦與揚_屹道真推衍歷數不覺

膝之自前而桑陰移矣縣大夫舉鄉射禮迫欲得公以為重力辭不就曰陳人何德敢辱鉅典而抗禮邑長吏以煩多士僕僕乎公故不善病病數日輒不起其下世蓋嘉靖癸亥六月距生年六十有三歲僅登下壽惜也公天性孝友居觀察公喪哀毀幾不勝觀察公兄卒子落魄不能喪公為殮葬觀察公有子五人最少二子以孽故私橐裝焉及觀察公歿或將不利于孽而發其裝公執不可父所愛則愛之其友二孽弟也亦猶之乎其友二

母弟也居家不問生產客至不能具酒截以草蔬飯客服一衫浣濯至數四游龍湖龍湖人聞公高誼爭納履奉卮酒為壽又爭獻金幣乞公赫蹠則盡以散之峨眉青神道間窶人其不欲近利類如此與人羣居謔浪笑傲不少見言面僮奴供事左右數十年無見鞭笞者齋居擁書萬卷不以垂老故停披輟吟其好學蓋天性也配董孺人為雲南司理孫觀察公性嚴急操諸子婦廩廩孺人以冢婦委曲承順為諸子先觀察公以為賢姑羅安人

則更賢孺人日煦煦焉相得甚驩也公初工舉子業及後顯精理學不以家政分念則孺人內助之力爲多孺人先公四年生爲弘治丁巳歿嘉靖癸亥七月後公十有二日爾子四人承允承久承吉承憲允久憲並縣諸生憲早卒吉國子生爲公仲弟後孫九人允出者爲起泰縣諸生起升卽湘潭令起晉舉于鄉久出者爲起宗起寰起宏起晨起察曾孫十三人玄孫三人銘曰

古有國經孰先曆理三統以來疏密莫紀絕類離倫宋有邵子疇人莫寤謬踵譌傳胡公神授獨契先天二十五家自以無前譬之屠龍伎成莫以而彼疇人名爵有偉唯餘丘墳巴水瀾瀾聞孫日起公德未遙誰以歲差建議於朝書名國史日遠彌高我篆銘詩刻石以俟庶公令聞厥有終始

則更賢孺人日煦煦焉相得甚驩也公初工舉子業及後顯精理學不以家政分念則孺人內助之力為多孺人先公四年生為弘治丁巳歿嘉靖癸亥七月後公十有二日爾子四人承允承久承吉承憲允久憲並縣諸生憲早卒吉國子生為公仲弟後孫九人允出者為起泰縣諸生起升即湘潭令起晉舉于鄉久出者為起宗起寰起宏起晨起察曾孫十三人玄孫三人銘曰

古有國經孰先曆理三統以來疏密莫紀絕類離倫宋有邵子疇人莫寤謬踵譌傳胡公神授獨契先天二十五家自以無前譬之屠龍伎成莫以而彼疇人名爵有偉唯餘丘墳巴水瀰瀰聞孫日起公德未遙誰以歲差建議於朝書名國史日遠彌高我篆銘詩刻石以俟庶公令聞厥有終始



論表



